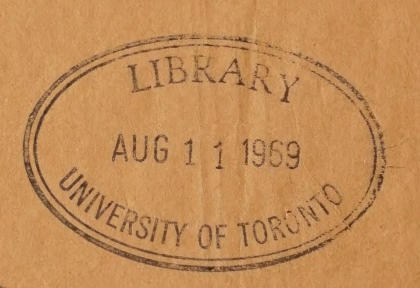

LIBRARY
AUG 1 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聊齋志異新評卷七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翩翩

羅子浮汾人父母俱早世八九歲依叔大業業爲國子左廂富有金繒而無子愛羅若己出十四歲爲匪人誘去作狹邪遊會有金陵娼僑寓郡中生悅而惑之娼返金陵生竊從遁去居娼家半年牀頭金盡大爲姊妹行

齒冷然猶未遠絕之無何瘡創潰臭沾染牀席逐而出丐於市市人見輒遥避自恐死異域乞食西行日三四十里漸至汾界又念敗絮濃穢無顏入里門尚趦趄近邑間日既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問何適生以實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畏虎狼生喜從往入深山中見一洞府入則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有石室二光明徹照無須燈燭命生解懸鶉浴於溪流曰濯之創當愈又開幛拂褥促寢曰請即眠當為郎作袴乃取大葉類芭蕉剪綴作衣生臥

此屬俱佳脫去俗塵萬觧

視之製無綫時摺疊牀頭曰曉取著之乃與對榻寢生浴後覺創瘍無苦既醒摸之則痂厚結矣詰旦將興心疑蕉葉不可著取而審視綠錦滑絕少間具餐女取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剪作雞魚烹之皆如眞者（非實非虛）室隅一罌貯佳醞輒復取飲少減則以溪水灌益之（不增不減）數日創痂盡脫（借醖題詮）就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便生妄想生云聊以報德遂同臥處大相歡愛（能猛省即歡喜地豈夢夢者所得妄想）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吹送來也（西南得朋旁解皆稱西南）小哥

安得秋葉衣被服天下薄倖郎使其慚顏息慮不敢妄想

子抱得末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窰哉那弗（而末三字爲雛鳥兒戲上西南二字）將來曰方嗚之睡卻矣於是坐以款飲又顧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生覘之年廿有三四綽有餘妍心好之剝果悞落案下俯假拾果陰捻翹鳳花城他顧而笑若不（一自妄心即生幻境既不定奇如何）知者生方恍然神奪頓覺袍袴無溫自顧所服悉成秋（能安轉定則復不自恤獨念慮終不）葉幾駭絕危坐移時漸變如故竊幸二女之弗見也少（能盡淨所謂天人交戰理欲關頭）頃酬酢間又以指搔纖掌城坦然笑謔殊不覺知突突怔忡間衣已化葉移時始復變由是慚顏息慮不敢妄（至此才是真定）想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娘子（入之覘已）

拾雲爲絮以葉寫書於八何求於己何歉

恐跳迹入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倖兒便直得寒凍殺胡
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啼腸斷矣女亦起曰貪
欲時似飲來引我室欲者以我去葉欲
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花城既去懼貽誚
能改即止
責女卒晤對如平時居無何秋老風寒霜零木脫女乃
心不外放視切如浮
收拾落葉蓄旨御冬顧生肅縮乃持襆掇拾洞口白雲
雲去來不逆過去不揺當前不捉上虛之中一任自
爲絮複衣著之溫煖如襦且輕鬆常如新綿逾年生一
雲之出與盡無一毫拖累自然輕影有十分生趣自
子極慧美日在洞中弄兒爲樂然每念故里乞與同歸
然淡樂
女曰妾不能從不然君自去因循二三年兒漸長遂與
花城訂爲姻好生每以叔老爲念女曰阿叔臘故大高

扣釵作歌詞意亦翩翩可喜惜其不羨乃能喜歡惟能喜歡乃能加餐飯也彼不知足者徒取辱耳

牢復强健無勞懸耿待保兒婚後去住由君女在洞中

此以下寫漸入自然之境

輒以葉寫書教兒讀兒過目即了女曰此兒福相放教入塵寰無憂不至臺閣未幾兒年十四花城親詣送女女華妝至容光照人夫妻大悅舉家讌集翩翩扣釵而

無時擾無欲羨天倫至樂隨地而安茅屋菜羹亦和頤養不一爲外人道也

歌曰我有佳兒不羨貴官我有佳婦不羨綺紈今夕聚首皆當喜歡爲君行酒勸君加餐既而花城去與兒夫婦對室居新婦孝依依膝下宛如所生生又言歸女曰子有俗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中人可攜去我不悞兒生平新婦思別其母花城已至兒女戀戀涕各滿眶而

人當洗濯自新之後從前所爲眞有不堪回首者安得不零涕

毋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翩翩乃剪蕉爲驢令三人跨之以歸大業已老歸林下意姪已死忽攜佳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八門各視所衣悉芭蕉葉破之絮蒸蒸騰去乃並易之後生思翩翩偕兒往探之則黃葉滿徑洞口雲迷零涕而返

異史氏曰翩翩花城殆仙者耶餐葉衣雲何其怪也然幃幄誹謔狎寢生雛亦復何殊於人世山中十五載雖無人民城郭之異而雲迷洞口無跡可尋睹其景況眞劉阮返棹時矣

此篇亦寓言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祀上帝浮蕩子能翩然自反則瘡潰可濯氣質一新葉可餐雲可衣隨在皆自得無處非仙境也顧或塵心未淨俗骨未剗眷戀花城復生妄想則敗絮濃穢故我依然薄倖兒欲跳跡入雲霄去便直得寒凍殺矣佳兒佳婦幸得之翩反自新之時果能教以義方不愼其生平又何必羨貴官羨綺紈哉

狹邪遊 唐摭言杜牧在揚州爲俠斜遊無虛夕牛僧孺爲淮南節度遣卒潛護之

臘大高 道書正月朔爲天臘午日爲地臘七夕爲道德臘十月朔爲民歲臘十一月正臘爲王侯臘臘大高猶言

年大高也僑寓見卷二聶小倩牀頭金頭李白詩丨丨黃丨丨壯士無顏色齒冷見卷六公孫九娘敗絮見卷五續黃粱下榻見卷三三仙武見卷一陸判懸鶉見卷二張誠薛姑子好夢幾時做得未詳○唐蔣防霍小玉傳有蘇姑子好夢之句瓦窰詩小雅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傳瓦紡博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堅瓠集無錫鄒光大連年生女俱招翟永齡飲翟作詩云云歲耜招因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作詩上覆鄒光大令正原來是丨丨佳兒佳婦唐褚遂良傳先帝執陛下手語臣曰丨丨丨丨今付卿劉阮返棹神仙傳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遠不得返遙望山上有桃樹子熟遂至其下噉數枚飢正休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見蕪菁葉流下甚鮮妍復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飯焉乃復度山出山一大溪溪邊有二女色甚美見二人持杯笑曰劉阮二郎來何晚耶因邀至家東西壁各有羅帳帳角挂鈴

上有金銀交錯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美食
畢行酒俄有羣婢持桃子笑曰賀汝壻來酒酣作樂
夜各就一帳宿欵留半年思歸女遂
相送指示歸路鄉邑零落已十世矣

促織

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
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鬭而才因責常供令
以責之里正市中游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直居爲
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歛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
產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久不售爲人迂訥遂爲猾胥
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薄產累盡會征

始作俑者此令也

流毒徧天下

微蟲耳而竟使民傾產喪生若此哉豈果愛民不如一促織特以上旣有所好有司逢迎恐後遂流毒無已致民命不如一蟲

甚哉爲人上者無論物之貴賤皆不可有所好也

生勞不如死逸真有樂死不願生者

促織成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覓兾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絲籠於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三兩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宰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流離並蟲亦不能行捉矣轉側牀頭惟思自盡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貲詣問見紅女白婆填塞門戶入其舍則密室垂簾簾外設香几問者爇香於鼎再拜巫從傍望空代祝唇吻翕闢不知何詞各各竦立以聽少間簾內擲一紙出即

爲捕蟲而撻民民不如蟲矣

使小民處處必須神助焉用爲民父母者乎

心目耳力俱窮無可奈何只有兩腿供宰官追比而已

道人意中事無毫髮爽成妻納錢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頃簾動片紙拋落視之非字而畫中繪殿閣類蘭若後（即神亦憐之惟神乃憐之）小山下怪石亂臥針針叢棘青麻頭伏焉旁一蟆若將躍舞展玩不可曉然睹促織隱中胸懷摺藏之歸以示成成反復自念得無教我獵蟲所耶細瞻景狀與村東大佛閣逼似乃強起扶杖執圖詣寺後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鱗鱗儼然類畫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似尋針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無蹤響冥搜未已一癩頭蟆猝然躍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間躡跡披求見

得之而可活性命保身家其慶賀也亦宜不謂上官意皆受其恩蔭則又非連城拱璧所得而擬矣

催科征役兒號女哭

有蟲伏棘根遽撲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方以連城拱璧猶覺不倫）翅大喜籠歸舉家慶賀雖連城拱璧不啻也上於盆而養之蠏白栗黃備極護愛留待限期以塞官責成有子九歲窺父不在竊發盆蟲躍擲逕出迅不可捉及撲入（蟲死則父不能生母聞而面）手已股落腹裂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色反死兒無復生理矣）死大驚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兒涕而去未幾而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誰之使之然此之謂民之父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於井因而化怒爲悲搶呼欲絕夫

雖夫不安至于茅舍無烟向隅默對聲吞氣斷不復以兒女為念誰實使之然哉而儼然為之父母者方且于宴歌之暇乘醉登堂嚴限之比小民至死將誰訴耶甚而鬻妻賣子以足其盈

妻向隅茅舍無烟相對默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藁

為宰有仁心者須常有此象於心目中

葬近撫之氣息惙然喜置榻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兒神氣癡木奄奄思睡成顧蟋蟀籠虛則氣斷聲吞

不復以兒為念兒不如盡矣

亦不復以兒為念自昏達曙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僵臥長愁忽聞門外蟲鳴驚起覘視蟲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虛若無物手裁舉則又超忽而躍急趁之折過牆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見蟲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頓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蟲忽躍落衿袖間視之

而卓異之薦人吏陳書緞馬之榮九重錫命悠悠蒼天民則何辜而怒使之至此況乃以嬉戲微物甚於賦役之殃民乎幸逢盛世

凡聲色狗馬嬉戲之弊取鑑前朝即戶役錢糧亦皆

狀物特工

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脛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公堂惴惴恐不當意思試之鬭以覘之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蟲自名蟹殼青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為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廬訪成視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已蟲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修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劣物終無所用不

堅壁不動難於撼山

如拚博一笑因合納鬭盆小蟲伏不動蠢若木雞少年

人勇若怯驕敵之計　敵入三鼓可以

又大笑試以猪鬣撩撥蟲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撩之

乘之矣　堂堂之鼓正正之旗　斬將搴旗如

蟲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蟲躍起張尾

斟酌盡善有牧民之責者上存體國之心不盡保赤之道太平之福億萬斯年矣

進金籠而上奏疏未知其何以措詞

俾貧值斂敵領少年大駭急解令休止蟲翹然矜鳴似

入無人之境　草蟲可知而報生

報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成駭立

慰主可憐

愕呼幸啄不中蟲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蟲已在

爪下矣成倉猝莫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

有功不驕克免稚

臨視則蟲集冠上力叮不釋成益驚喜掇置籠中翼日

奸之忌

進宰宰見其小怒訶成成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蟲鬬

蟲盡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

撫軍第一功　疏語必新奇

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既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

螳螂油利撻青絲額一切異狀徧試之無出其右者每

撫臣受上賞縣宰膺卓薦皆得諸亦子之身化促織亦可謂無愧矣

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後歲餘成子精神復舊自言身化促織輕捷善鬬今始甦耳撫軍亦厚賚成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躈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奇宰之考語應是精明強幹微促織動中擬宰

不遺餘力　至此方點醒言之傷

異史氏曰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裘馬揚揚當其爲里正受扑責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聞之一人飛昇仙及雞犬信

或是傳聞異詞但論其事不必求其時代可也

夫

王漁洋云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三楊蹇夏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織物殃民至此耶抑傳聞異辭耳

又云狀小物瑰異如此是考工記之苗裔

青麻頭賈似道促織經青麻頭上品也蟀白栗黃梅花翅俱見劉侗促織志

胡盧冷齋夜話宋人藏燕石以為寶燕人過而視之掩口胡盧而笑　木雞列子紀渻子為周宣王養鬭雞三十日而德始全他雞見而反走無敢應者　金籠天寶遺事宮中以金籠養促織置之枕畔以聽其聲蝴蝭螂冲利達青絲額皆其名色也　里正漢書韓延壽傳〡〡五注若今之鄉〡

士游俠〔荀悅漢紀〕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二

也游俠曰游說三曰游行○〔前漢季布傳〕任俠有名

師古曰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居爲奇貨見卷二酒友紅女白婆劉向促織

蘭若見卷一畫壁揉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

志秋七八月間游間人提竹筒過籠銅絲罩跡聲所䟫發而穴斯得乃｜｜｜｜｜灌｜｜｜躍出矣

視其躍狀而佳逐且捕之號紅麻頭白麻頭青項金翅金絲額銀絲額七也其號之油利撻蟹殼青棗核

形土蜂形金琵琶紅沙青沙紺色爲一等長翼梅花翅土狗形螳螂形飛鈴爲一等皂雞蝴蝶形香獅子

爲一等青項金翅見上連城見卷一王成拱璧見卷一珠兒向隅見卷

二姊妹易嫁蕓薹見卷四丙僧土狗見上梅花翅見上蟹殼青見上

促織志勝者｜｜｜蝴蝶見上螳螂

翹然矜鳴似報主知長鳴以報其主

見上

油利撻 見上

青綠額 見上

蹄躈 見卷四阿纖

一人飛昇仙及雞犬 〔列仙傳〕淮南王劉安言神黃白之事于是八公詣王授丹經及三十六永方俗傳安臨仙去餘藥器存庭中雞大抵之皆飛昇

三楊蹇夏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以博學徵入翰林兵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人稱西陽○楊榮字勉仁建安人洪武末登進士第歷仕五朝官至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敏人稱東陽○楊溥字宏濟石首人洪武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人稱南陽○鄭仲夔清言正統間三楊稱國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因居第別之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蹇義字直之巴縣人洪武乙丑進士宣德中官少師贈太師謚忠定○夏原吉字惟喆湖廣湘陰人鄉貢生官至戶部尚書謚忠靖

向杲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與庶兄晟友于最敦晟狎一妓名
波斯有割臂之盟以其母取直奢所約不遂適其母欲
出籍爲良願先遣波斯有莊公子者素善波斯請贖爲
妾波斯謂母曰旣願同離水火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
也若妾媵之相去幾何矣肯從奴志向生其可母諾之
以意達晟時晟喪偶未婚喜竭貲聘波斯以歸莊聞怒
晟之奪所好也途中偶逢便大詬罵晟不服遂嗾從人
折箠笞之垂斃乃去杲聞奔視則兄已死不勝哀憤具
造赴郡莊廣行賄賂使其理不得伸杲隱忿中結莫可

隱忿中結惟有刺殺之而已矣至計無所施乃忽身化為虎齒仇人之首而咽之誠千古快心事也顧身已虎矣人而虎道士為之虎而入道士末必能為之也焦不射則虎不死虎不死則

控訴性思要路刺殺莊日懷利刃伏於山徑之莽入之機漸洩莊知其謀出則戒備甚嚴聞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為衛杲無所施其計然猶日伺之一日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寒戰頗苦既而烈風四起冰雹繼至身忽忽然痛癢不能復覺嶺上舊有山神祠強奔赴既入廟則所識道士在焉先是道士嘗行乞村中杲輒飯之道士以故識杲見杲衣服濡溼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忍凍蹲若犬自視則毛革頓生身化為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驚恨轉念得仇人而食其

此所謂誠心金石開

也

杲不生吾不奇道士之化杲爲虎而咽莊獨奇莊之聘焦射虎而活杲

虎即我三字暢快之極讀之可療欝悶症可療噎膈症

內討亦良得下至舊伏處見已尸臥叢莽中始悟前身已死猶恐葬於烏鳶時時邏守之越日莊適經此虎暴出於馬上撲莊落齕其首咽之焦桐返而射中虎腹蹷然遂斃杲在錯楚中恍若夢醒又經宵始能行步厭厭以歸家人以其連夕不返方共駭疑見之喜相慰問杲但臥蹇澁不能語少間聞莊信爭卽牀頭慶告之杲乃自言虎卽我也遂述其異由此播傳莊子痛父之死也慘聞而惡之因訟杲官以其事誕而無據置不理焉

入而虎咽仇人之首

以千古快事死而生借仇人之矢千古奇情

異史氏曰壯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借人

瑰麗之極
筆亦超脫

之殺以為生仙人之術何神哉然天下事之指人髮者
多矣使怨者常為人恨不合暫作虎

割臂左莊公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　地獄天
空見卷四飛相公　壯士志酬必不生返　指人髮見卷三紅玉裂背法

鴿異

鴿類甚繁晉有坤星魯有鶴秀黔有腋蜨梁有翻跳越
有諸尖皆異種也又有鞾頭點子大白黑石夫婦雀花
狗眼之類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鄒平張
公子幼量癖好之按經而求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

嬰兒令則瘵以粉草熱則拔以鹽顆鴿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痺而死者張在廣陵以十金購一鴿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羣中使驚諸鴿可以免痺敗之病是名夜遊齊魯養鴿家無如公子最公子亦以鴿自詡一夜坐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問之答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遙聞畜鴿最盛此生平之所好也願得寓目張乃盡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笑曰人言果不虛公子可謂盡養鴿之能事矣僕亦攜有一兩頭

何嘗不可自信

何嘗不聞風而來

人言

何嘗不盡能

何嘗渲

頭頤觀之否張喜從少年去月色冥漠野况蕭條心竊疑懼少年指曰請勉行寓屋不遠矣又數武見一道院僅兩楹少年握手入昧無燈火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鴿鳴忽有兩鴿出狀類常鴿而毛純白飛與簷齊且鳴且鬭每一撲必作觔斗少年揮之以肱連翼而去復撮口作異聲又有兩鴿出大者如鶩小者裁如拳集階上學鶴舞大者延頸立張翼作屏宛轉鳴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飛鳴時集其頂翼翩翩如燕子落蒲葉上聲細碎類鼗鼓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聲變如磬兩兩相和間

雜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之張嘉歎不已自覺望洋可愧遂揖少年乞求分愛少年不許又固求之少年乃叱鴿去仍作前聲招二白鴿來以手把之曰如不嫌憎以此塞責接而玩之睛映月作琥珀色兩目通透若無隔閡中黑珠圓於椒粒啟其翼脇肉晶瑩臟腑可數張甚奇之而意猶未足詭求不已少年曰尚有兩種未獻今不敢復請觀矣方競論間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回視少年化白鴿大如雞沖霄而去又目前院宇都渺蓋一小墓樹兩柏焉與家人抱鴿駭嘆而歸

門外漢語令人絕倒

試使飛馴異如初雖非其尤入世亦絕少矣於是愛惜
臻至積二年育雌雄各三雖戚好求之不得也有父執
某公爲貴官一日見公子問畜鴿幾許公子唯唯以退
疑某意愛好之也思所以報而割愛良難又念長者之
求不可重拂且不敢以常鴿應選二白鴿籠送之自以
千金之贈不啻也他日見某公頗有德色而某殊無一
申謝語心不能忍問前禽佳否荅云亦肥美張驚曰烹
之乎曰然張大驚曰此非常鴿乃俗所言靼韃者也某
回思曰味亦殊無異處張悼恨而返至夜夢白衣少年

何嘗非拔其尤　何嘗不愛
惜臻至
何嘗皆辭以予人
初念似嘗不是　博念錯矣天
下豈有中心至愛之端而日迫于勢利乎
肉食者眞笑語
負味差池有何罪專

以極愛之物賠諸不愛之人我雖珠玉重之彼眞鼎鏤綫之耳即不至是亦未必果如我之保護也故交際之間亦不可不愼

至責之曰我以君能愛之故遂託以子孫何乃以明珠暗投致殘鼎護今率兒輩去矣言已化爲鴿所養白鴿皆從之飛鳴逕去天明視之果俱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贈知交數日而盡

（到底非眞愛非眞能愛託之者亦自悔也）（惜乎去之不早）

異史氏曰物莫不聚於所好誠然也葉公之好龍則眞龍入室而況學士之於良友賢君之於良臣乎而獨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癡也

鴿異何爲而作也凡聖上之得賢臣志士之遇良友

推而至於烈士之劍世家之書善書者之遺蹟善畫者之藏幀及金石珍玩之物眞知之故好之眞好之故求之求而得之則養之保之防護而愛惜之心盡矣能事畢矣以此自詡可無愧矣顧或旣拔其尤且以其棄亦知寶貴不輕示人而乃勢利熏心夤緣枉己遂致剜心割肉抵玉投珠豈知好龍者非眞獻璞者莫辨贈之者頗有德色受之者視若尋常僅堪一臠之供誰識千金之重不特聞風者半途返駕絕跡不前即其已至者亦必各傷其類相率而遠去矣豈

獨鴿爲然哉

晉有坤星（以下數條俱見鴿子經許補注）魯有鶴秀　黔有腋腚

粱有翻跳　越有諸尖　靴頭　點子　夫婦雀

太白　黑石　花狗眼　齋以粉草　投以鹽顆

夜遊　武（見卷一陸判）　觔斗（朱子詩只應虛空打ㄧㄧ）　望羊（莊子秋水篇河伯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始旋其面目ㄧㄧ向若而嘆曰今我睹子之難窮也）交執（見卷三申氏）

劉愛（見卷三石清虛）德色（見卷四恒娘訴許注）靼韃　明珠暗投（鄒陽獄中書ㄧ月之ㄧ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上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葉公子

好龍則眞龍入室（申子ㄧㄧㄧ高之ㄧㄧ也雕文畫之天龍開而示之窺頭子牖施尾

于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阿堵「世說王夷甫嘗嫉其妻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妻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却｜｜中物○天祿識餘晉人云｜｜猶唐人云若箇今日者箇也殷浩有佛經自理亦應在｜｜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中謝安謂桓公曰明公何用壁後置｜｜輩是也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可笑

江城

臨江高生名蕃少慧儀容秀美十四歲入邑庠富室爭女之生選擇良苛屢梗父命（另有業緣自不可強）父仲鴻年六十止此子寵惜之不忍少拂初東村有樊翁者授童蒙於市肆攜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與生同甲時皆八九歲兩小（既有）

無猜日其嬉戲從翁徙去積四五年不復聞問一日生於隘巷中見一女郎艷美絕俗從一小鬟僅六七歲不敢傾顧但斜睨之女停睇若欲有言細視之江城也頓大驚喜各無所言相視呆立移時始別兩情戀戀生故以紅巾遺地而去小鬟拾之喜以授女女亦袖中易以巳巾偽謂鬟曰高秀才非他人勿得匿其遺物可追還之小鬟果追付生生得巾大喜歸見母請與論婚母曰家無半間屋南北流移何足匹偶生言我自欲之固當無悔母心中攄拒不自決以商仲鴻鴻執不可生聞之

閔然鑑不容粒母大憂之謂高曰樊氏雖貧亦非狙儈

不○憂悶不足○以成業緣

無賴者比我請過於其家偷其女可偶也卽亦何害高

諸之母託燒香黑帝祠詣之見女明眸秀齒居然娟好

不愛悅○不足○以成○業○緣○

心大愛悅遂以金帛厚贈之實告以意樊媼謙抑而後

不○懽矣　不○足○以○了○業○緣　業○緣○成

受盟歸迹其情生怡解顏爲笑逾歲擇吉迎女歸夫妻

業報起矣　業報之根

相得甚懽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識辭舌嘲啁常常聒

○以○愛○生○畏○以○忍○到○畏○業○報○之甚

於耳生以愛故悉含忍之翁媼稍有所聞心不善也潛

責其子爲女所聞大恚詬罵彌加生稍稍反其惡聲女

○以業報故○自○必○撻○

益怒撻逐出戶闔其扉生啁啁門外不敢叩闔抱膝宿

遂自必鬬屏自必仇指自必長跪且必屈膝無靈

簷下女自是視若仇其初長跪猶可以解漸至屈膝無靈而丈夫益苦矣翁姑薄讓之女牴牾不可言狀翁姑忿怒逼令大歸樊慚懼浼交好者請於仲鴻仲鴻不許年餘生出遇岳岳把袂邀歸其家謝罪不遑妝女出見夫婦相看不覺惻楚樊乃沽酒款壻酬勸甚殷無何日暮堅留止宿掃別榻使夫婦並寢既曙歸不敢以情告父母惟掩飾而彌縫之由此三五日輒一寄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樊一日自詣仲鴻初不見迫而後見之樊膝行而請高不承諉諸其子樊言壻昨夜宿僕家不聞

兼寫未了自必惻楚

每見畏內者甘心受虐跬步弗離一似樂此不疲者又復求之

有異言高驚問何時寄宿樊具以告高赧謝曰我固不

從愛之以業緣而不能不愛相我何仇以業緣而不能相仇也

之知耳彼愛之我獨何仇乎樊既去高呼子而罵生但

俛首不少出氣言間樊已造女至高曰我不能為兒女

任過不如各有門戶即煩主析爨之盟樊勸之不聽遂

別院居之遣一婢給役焉月餘頗相安翁嫗竊慰未幾

業緣未了自必漸

女漸肆生面上時有指爪痕父母明知之亦忍置不問

形容絕倒

一日生不堪撻楚奔避父所芒芒然如鳥雀之被鸇毆

業作而父母不能止

者翁嫗方怪問女已橫撻追入竟即翁側捉而箠之翁

姑擁喋詈不顧聽撻至數十始悻悻以去高逐子曰我

而不得其故今乃知僞業也業在則不能不愛父母仇之不得也業在則不能不樂鞭扑加之不怨也眞何畏哉

惟避匿故析爾爾固樂此又焉逃乎生被逐徙倚殊無

以業歸而乃不得不樂也

所歸高恐其挫折行死令獨居而給食之又召樊來使

業在而翁媼不能勸

教其女樊入室開諭萬端女終不聽反以惡言相苦樊拂衣而行誓相絕無何樊翁憤生病與媼相繼而死女恨之亦不臨弔惟日隔壁譟罵故使翁姑聞高悉置不校生自獨居若離湯火但覺淒寂暗以金啗媒媼李氏納妓齋中往來皆以夜久之女微聞知詣齋嫚罵生力白其誣矢以天日女始歸自此日伺生隙李媼自齋中出適爲所遭爭呼之媼神色變異女益疑謂媼曰明告

一照鬼臉
兩股受鍼
介介獨戀
是耳

所作或可宥兒若猶隱祕擢毛盡矣媼戰而告曰半月

燕脂虎威足以掃人

來惟勾欄李雲娘過此兩度耳適公子言曾於玉笥山見陶家婦愛其雙翹囑招致之渠雖不貞亦未便作夜度娘成否故未必也女以其言誠姑從寬恕媼欲行又強止之日既昏呵之曰可先往滅其燭便言陶家至矣

臙脂虎有濟惡之才

媼如其言女即遽入生喜極挽臂捉坐具道飢渴女嘿不語生暗中索其足曰自山上一覩仙容介介獨戀是耳女終不語生曰夙昔之願今始得遂何可覿面而不

仙容何如覿面會相識未

識也躬自捉火一照則江城也大懼失色墮燭於地長

窮形盡態情境逼眞但不識先生從何處見來

以閫威自鳴得意皆從人家男子四字中來

跪觳觫若兵在頸女摘耳提歸以鍼刺兩股殆徧乃臥
以下牀醒則數罵之生已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顏色枕
席之上亦震慴不能爲人女批頰而叱去之益厭棄不
以人齒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犴狴中人仰獄吏之尊也（形容絕倒）
女有兩姊俱適諸生長姊平善吶於口常與女不相洽
二姊適葛氏爲人狡黠善辯顧影弄姿貌不及江城而
悍如與埒姊妹相逢無他語惟各以閫威自鳴得意以
故二人最善生適戚友女輒嗔怒惟適葛所知之不禁（以五十步笑百步）
也一日飲葛所既醉葛嘲曰子何畏之甚生笑曰天下

洎洎皆是我亦不能爲若輩解

人家男子二句無情無理至情至理一笑

事顧多不解我之畏畏其美也乃有美不及內人而畏

果爾則君子以自責其過之無

不及也

與僕等者惑不滋甚哉葛大慚不能對婢聞以告二姊

二姊怒操杖遽出生窘急狀兒踊屣欲走杖起已中腰

膂三杖三蹶而不能起誤中顱血流如瀋二姊去蹣跚

而歸妻驚問之初以迕姨故不敢遽告再三研詰始具

人家男子人家私物汝豈容他人撻楚

陳之女以帛束生首忿然曰人家男子何煩他撻楚耶

更短袖裳懷木杵攜婢逕去抵葛家二姊笑語承迎女

不語以杵擊之仆裂袴而痛楚焉齒落唇缺遺矢溲便

女既返二姊羞憤遣夫赴愬於高生趨出極意溫卹葛

與上同一議論同一情理奇極妙極

友朋讌會好以閨閣相謔者須提防巴豆湯

私語曰僕此來不得不爾悍婦不仁幸假手懲創之我兩人何嫌焉女已聞之遽出指罵曰齷齪賊妻子戲苦反竊竊與外人交好此等男子不宜打煞耶疾呼覓杖葛大窘奪門竄去生由此往來全無一所同窗王子雅過之宛轉留飲飲間以閨閣相謔頗涉狎褻女適窺客伏聽盡悉暗以巴豆投湯中而進之未幾吐利不能堪奄奄氣息女使婢問之曰再敢無禮否始悟病之所自來呻吟而哀之則菉豆湯已儲以待矣飲之乃止從此同人相戒莫敢飲於其家王有酤肆肆中多紅梅設宴

此等男子不受人家教訓不爲人家忠孝貞宜打煞

此亦有前世因

招其曹侶生託文社稟白而往日暮既酣王生曰適有南昌名妓流寓此間可以呼來共飲衆大悅惟生離席興辭羣曳之曰閽中耳目雖長亦聽睹不至於此因相（不可以此例胭脂虎）矢緘口生乃復坐少間妓果出年十七八玉佩丁東雲鬟掠削問其姓云謝氏小字芳蘭出辭吐氣備極風雅舉坐若狂而芳蘭尤屬意生屢以色授爲衆所覺故曳兩人連肩坐芳蘭把生手指書掌作宿字生於此時欲去不忍欲留不敢心如亂絲不可言喻而傾頭耳語醉態益狂榻上臙脂虎亦並忘之少選聽更漏已動肆中

如此委瑣齷齪闒茸不堪之人亦三綱五常中之罪人也降爲青衣乃不玷污庠序

酒客愈稀惟遙座一美少年對燭獨酌有小僮捧巾侍焉衆竊議其高雅無何少年罷飲出門去僮反身入向

不圖閨中耳目長

生曰主人相俟一譚衆都不知誰何惟生顏色慘變不

亦聽諸而至于此

遑告别匆匆便去蓋少年乃江城僮卽其家婢也生從至家伏受鞭扑從此益禁錮之弔慶皆絕文宗下學生以誤講降爲青一日與婢語女疑與私以酒罈囊婢首而撻之巳而縛生及婢以繡翦翦腹間肉互補之釋縛

兩腹不相假兩肉竟相合

令其自束月餘補處竟合爲一云女每以白足踏餅抛塵土中叱生摭食之如是種種母以子故偶至其家見

聽來可怕

蓮華經云
菩薩於怖

予柴瘠既歸痛哭欲死夜夢一叟告之曰勿須憂煩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靜業和尚所養長生鼠公子前身爲士人偶游其寺悞斃之今作惡報不可以人力回也每早起虔心誦觀音咒一百遍必當有效醒而述於仲鴻異之夫妻咸遵其教兩月餘女横如故益之狂縱聞門外鉦鼓輒苗髮出憨態引眺千人共指不爲怪翁姑共恥之然不能禁腹誹而已忽有老僧在門外宣佛果觀者如堵僧吹鼓上革作牛鳴女奔出見人衆無隙命婢移行牀翹登其上衆目集視之女爲弗覺也者踰時僧

畏急難常能以無畏施於家生故號之為施無畏者至無畏而施於畏內之人大慈悲振海潮音度諸苦后十方諸國無不在慈雲法雨中矣

敷衍將畢索清水一盂持向女而宣言曰莫要嗔莫要嗔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真咄鼠子縮頭去勿使貓兒尋宣已吸水噀射女面粉黛淫淫下沾衿袖眾大駭意女暴怒女殊不語拭而自歸僧亦遂去女入室癡坐嗒然若喪終日不食掃榻遽寢中夜忽喚生醒生疑其將（放書上下）遺捧進溺盆女卻之暗把生臂曳入衾生承命四體驚（關繫鄉不必如行猩中入也）悚若奉丹詔女慨然曰使君若此何以為人乃以手撫生體每至刀杖痕嚶嚶啜泣輒以爪甲自掐恨不即死生見其狀意良不忍所以慰藉之良厚女曰妾思和向

非另換一副心腸另換一副面目不自知其非人焉能知其何必

何遽爲此喜今朝而悲往昔口吻異眞

必是菩薩化身淸水一漉若更肺腑今回憶曩昔所爲（非人也其果也）都如隔世妄向時得勿非人耶有夫妻而不能懽有娼婢而不能事是誠何心明日可移家去仍與父母同居庶便定省綵語終夜如話十年之別（似是兩世人豈但十年別）昧爽卽起摺衣斂器婢攜麗躬褋被從生前往叩扉母出駭問告以意母遲回有難色女已偕婢入母從入女伏地哀泣但求免死母察其意誠亦泣曰吾兒何遽爲此生爲細述前狀始悟曩昔之夢驗也喜喚廝僕爲除舊舍女自是承顏順志過於孝子見人則靦如新婦或戲述往事則紅漲

善居積是鼠子本來伎倆

聊以償前此之鞭扑耳掌中定字今日乃醒但不知快心時猶憶痛否

於頻且勤儉又善居積三年翁媪不問家計而富稱巨萬矣生是歲鄉捷女每謂生曰當日一見芳蘭今猶憶之生以不受荼毒願已至足妄念所不敢萌唯唯而已會以應舉入都數月乃返入室見芳蘭方與江城對奕驚而問之則女以數百金出其籍云余於浙紹得晤王子雅言之竟夜甚詳

異史氏曰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慘每見天下賢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願力宏

大何不將孟中水灑大千世界耶

前世因今生報父子夫婦之間多有之所不同者善惡之分耳無因則無報無因者雖求之而不能得有報者亦麾之而不能去也高固梗父命而選擇良苛者乃於江城兩小則無猜既長則依戀紅巾暗易金舄要盟美滿夫妻不可謂非天從人願矣乃恣自驕生畀自愛伏始而閉門不內繼且屈膝無靈觝牾並及於翁姑詬誶復加於父母蘭麝鄉直同犴狴鴛鳳侶竟似鷹鸇本是愛緣偏成嗔業非菩薩示夢多不幾

謂胭脂虎之無因而前柴瘠兒之固自樂此哉一孟水灑並蒂蓮開風子縮頭夜叉革面然後知人生業果更無可逃即鼠雀之微亦不可結惡緣而使相仇於隔世也況其大焉者乎

兩小無猜〔李白長干行〕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 攄拒〔文字指歸〕攄拒心不欲爲也 埒〔晉語〕叔向子産晏嬰之才相等埒 掠削〔元稹宮詞〕春嬌滿眼睡紅消掠削雲鬟旋裝束 臙脂虎〔清異錄〕陸慎言妻沈慘猾妒慎言宰尉氏政不在已吏民謂之臙脂虎 腹誹〔漢食貨傳〕不言而腹誹 嗌不容粒〔穀梁傳〕昭十九年 黑帝祠見卷一畫皮青帝廟注 反眼若不相識〔韓愈柳子厚墓銘〕一旦臨小恚難灌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 牴牾〔漢前

司馬遷傳或有丨丨注下觔謂之丨斜觔謂之丨**膝行**見卷一畫皮**构欄**見卷三陳雲棲
夜度娘古今樂錄丨丨丨倚歌也辭云夜來冒霜雪晨去履風波雖得叙微情奈儂身苦何
介介見卷一青鳳**批頰**見卷三會友于**犴狴**楊子丨丨丨使人多乎注丨丨牢獄也詳見
卷一成仙狴一作狴○**獄吏之尊**史記人有上書告周勃反捕理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
辱之既出曰吾將百萬軍安知丨丨丨丨也**顧影**後漢方匈奴傳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丨丨
裴回竦動左右又晉書何晏傳分白不去手行步自丨丨**跴屣**見卷五辛十四娘**蹣跚**蘇轍
詩侵尋風痺兩足幾丨丨注丨丨跛行貌**小選**見卷一狐嫁女**漏**見卷一妖術**文宗**見卷
一考城隍**降爲青**學政全書　國初時各省設立學道定歲科試秀才至三等而止歲試則分爲
六等文理平通者一等亦通者二等平常者三等有紕者四等荒謬者五等不通者六等一等補廩二等

帮增三等回家四等戒飾五等廩降爲增增降爲附附降丨丨青降爲社社生黜爲民六等廩降爲附增丨丨丨附降爲社青社皆黜爲民

長生鼠未詳○按仙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体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丨丨也

觀音兒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云云

鉦見卷四晩霞

嗒然若喪見卷一葉生

丹詔揭傒斯紫宸丨丨出中第五雲垂

菩薩見卷一瞳人語

巨萬見卷四白秋練

觀自在見卷一瞳人語菩薩注

大千世界華嚴經四天下共一日月爲一世界有千世界有一小鐵圍山繞之名曰小千世界有中千世界有大鐵圍山繞之名曰丨丨丨丨注丨丨丨丨丨者一萬小世界也

八大王

臨洮馮生傳者忘其名字蓋貴介裔而凌夷矣有漁鼈

醉態如畫儼然一驚今之似此者何多也

者負其責不能償得鼈輒獻之一日獻巨鼈額有白點生以其狀異放之後自婿家歸至恒河之側日已就昏見一醉者從二三僮顛跛而至遥見生便問何人生漫

（皆見醉人無行不可謂之人擬之以鼻而復）

應行道者醉人怒曰寧無姓名胡言行道者生馳驅心

（不類至今乃得其真矣）

急置不荅遥過之醉人益怒捉袂使不得行酒臭熏人生益不耐力解莫能脫問汝何名囈然而對曰我南都舊令尹也將何爲生曰世間有此等令尹辱寞世界矣幸是舊令尹假新令尹將無殺盡途人耶醉人怒甚勢將用武生大言我馮某非受人撾打者醉人聞之變怒

無賴之行粧顛故延醫固酒徒之祖也醫

爲權踉蹌下拜曰是我恩主唐突勿罪起喚從人先歸治具生辭之不得握手行數里見一小村既入則廊舍華好似貴人家醉人醒稍解生始詢其姓字曰言之勿驚我洮水八大王也適西山青童招飲不覺過醉有犯尊顏實切愧悚生知其妖以其情辭殷渥遂不畏怖俄而設筵豐盛促坐懽飲八王最豪連舉數觥生恐其復醉再作縈擾僞醉求寢八王已喻其意笑曰君得無畏我狂耶但請勿懼凡醉人無行謂隔夜不復記憶者欺

罵酒徒無有不是長者可知雖是無賴亦因人而施

人耳酒徒之不德故犯者十九僕雖不齒於儕偶顧未

而自抉其根凡欲抵於醉者可勿作態欺人矣

暮年潦倒故態復作而自家亦不解者吾亦嘗見其人矣安所得藥石之言而使之戒杯中物也

敢以無賴之行施之長者何遂見拒如此生乃復坐正容而諫曰既自知之何勿改行八王曰老夫爲令尹時沉湎尤過於今日自觸帝怒謫歸島嶼力反前轍者十餘年矣今老將就木潦倒不能橫飛故態復作我自不解耳茲敬聞命矣傾談間遠鐘已動八王起捉臂曰相聚不久蓄有一物聊報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願後當見還也口中吐一小人僅寸餘因以爪掐生臂痛若膚裂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釋手已入革裏甲痕尚在而漫漫墳起類瘊核狀驚問之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送

凡醉者中激下氣噴脊倒而自不解者尤多使然身

不戒則乃自速此禍

前之放之生之也後之戒飲亦生之也有再生之德其報之也亦宜

生出八王自返回顧村舍全渺惟一巨鼇蠢蠢入水而沒錯愕久之自念所獲必鼇寶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寶之處黃泉下皆可見即素所不知之物亦隨口而知其名於寢室中掘得藏鏹數百用度頗充後有貨故宅者生視其中有藏鏹無算遂以重金購居之由此與王公埒富火齊木難之類皆蓄焉得一鏡背有鳳紐環水雲湘妃之圖光射里餘鬚眉皆可數佳人一照則影留其中磨之不能滅也若改妝重照或更一美人則前影消矣時肅府第三主絕美雅慕其名會主游崆峒乃往

此鏡也人皆以爲寶余則以爲殃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象有齒以焚其身生豈未之聞乎與王公將富即時有懷刑之懼猶恐不免鏡中留影誅之不可謂過也幸三十贇[illegible]

伏山中伺其下輿照之而歸設宣案上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藏之年餘爲妻所洩聞之肅府大怒收之追鏡去擬斬生大賂中貴人使言於王曰王如見赦天下之至寶不難致也不然有死而已於王誠無所益王欲籍其家而徙之三主曰彼已窺我十死之不足解此玷不如嫁之王不許主閉戸不食妃子大憂力言於王王乃釋生囚命中貴意示生生辭曰糟糠之妻不下堂甯死不敢承命王如聽臣自贖傾家可也王怒復逮之妃召生妻入宮將鴆之旣見

臺一獻姊妹借歸否則即身能作兒而糟糠之妻已爲泉下鬼矣

財物過多耗人精血損人壽命此亦藥石之言

妻以珊瑚鏡臺納妃館意溫頤妃悅之使參主主亦悅之訂爲姊妹轉使諭生生告妻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妻不聽歸修聘幣納王邸賫送者以千人珍石寶玉之屬王家不能知其名王大喜釋生歸以主嬪焉主仍懷鏡歸生一夕獨寢夢八王軒然入曰所贈之物當見還也佩之既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留宴飲八王辭曰自聆藥石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齧生臂痛極而醒視之則核塊消矣後此遂如當人

醒不如人醉不如鼈哀哉夫巳氏

鼈鑑二字新奇可寶

夫酒之爲酒非以爲患也

酒以人傳從來僅見

異史氏曰醒則猶人而醉則如鼈此酒人之大都也顧鼈雖日習於酒狂乎而不敢忘恩不敢無禮於長者鼈不過人遠哉若夫巳氏則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鼈矣古人有龜鑑盍以爲鼈鑑乎乃作酒人賦賦曰有一物焉陶情適口飲之則醺醺騰騰厥名爲酒其名最多爲功已久以宴嘉賓以速父舅以促膝而爲懽以合卺而成偶或以爲釣詩鉤又以爲掃愁帚故麴生頻來則騷客之金蘭友醉鄉深處則愁人之逋逃藪糟邱之臺既成鴟夷之功不朽齊臣遂能一石學士亦稱五斗則酒固

人以酒醜振古如茲

非酒之果能醜入彼自醜而累酒亦醜耳

果爾亦不過爲名教中之醉人

以人傳而人或以酒醜若夫落帽之孟嘉荷鍤之伯倫山公之倒其接䍠彭澤之漉以葛巾酣眠乎美人之側也或察其無心濡首於罌汁之中也自以爲有神井底臥乘船之上槽邊縛珥玉之臣甚至效鼈囚而玩世亦猶非害物而不仁至如雨宵雪夜月旦花晨風定塵短客舊妓新履舄交錯蘭麝香沉細批薄抹低唱淺斟忽淸商兮一奏則寂若兮無人雅謔則飛花粲齒高吟則戛玉敲金總陶然而大醉亦魂淸而夢眞果爾即一朝一醉當亦名敎之所不嗔爾乃嘈雜不韻俚辭並進坐

一滴之微
亦較錙銖
一席之近
竟同秦越
非以合歡
直是報讐
耳殺賊耳
既酖入而
又酖已耳
殊不可解
其貌鬼其
彩

起讙譁呶呶成陣涓滴忿爭勢將投刃伸頸攢眉引杯若鴆頓潘碎觥拂燈滅燼綠醑葡萄狼藉不斬病葉狂花觴政所禁如此情懷不如勿飲又有酒隔咽喉間不盈寸吶吶呢呢猶譏主吝坐不言行飲復不任酒客無品於斯爲甚甚有狂藥下客氣粗努石稜礫髻鬚裡兩背躍雙趺塵蒙蒙兮滿面哇浪浪兮沾裾口狺狺兮亂吠髮蓬蓬兮若奴其顛搶地而呼天也如李郎之嘔其肝臟其揚手而擲足也如蘇相之裂於牛車舌底生蓮者不能窮其狀燈前取影者不能爲之圖父母前而受忤

吶吶呢呢坐中一聲飲見

其家戶願
生生世世
目不見之
耳不聞之
罪名的當
聊示薄懲

妻子歿而鄰扶或以父執之良友無端而受罵於灌夫媿言以警倍盜眩瞑此名酒凶不可救採唯有一術可以解醫厥術維何祇須一梃熱其手足與斬豕等止困其臀勿傷其頂捶至百餘豁然頓醒

杯中物晉書吳衎好飲酒醉忤權貴遂戒飲阮宣曰癡漢忍戒此杯中物耶

麴生開天傳信記葉法善與朝士坐忽有麴秀才人善以劍擊之化為瓶榼中有酒肴其食之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糟邱南史陳暄好酒復兒子書曰速營糟邱吾將老矣

鴟夷漢書游使傳揚雄作酒箴云鴟夷滑稽腹如大壺

荷鍤晉書劉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

美人側世說阮籍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籍與王安豐嘗從婦飲酒既醉眠其婦側夫始疑之伺察無他

意

濡墨〔唐國史補〕張旭善草書性好飲酒醉後以頭濡墨水中索筆揮毫變化無窮若有神助

槽邊〔晉書〕畢卓爲吏部郎比舍釀熟卓夜至槽邊甕盜飲爲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

囚〔畫墁錄〕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鬼飲鼈飲宿飲囚飲

薄批細抹〔蘇東坡集〕家貧無以娛客但知抹月批風蓋釋家有薄批明月細抹清風語

飛花粲齒〔山堂肆攷〕李白每與人談如春葩麗藻粲于齒牙之間號粲花論

病葉〔醉鄉記〕飲流謂睡者爲病葉睚眦者爲狂花

狂藥〔晉裴楷傳〕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

努石稜髭鬚〔世說〕桓溫眉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

嘔肝〔李賀詩序〕賀爲文母曰是見必嘔出肝藏乃已

燈前取影〔東坡題跋〕吳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

貴介見卷四瑞雲

恒河〔彌陀經疏鈔〕｜｜在西域無熱河側詳見卷十一鳳仙

唐突見卷五夜叉國

治具見卷一陸判

洮水〔水經注〕｜｜出洮陽縣西南大山下

沈湎溺于酒色目色目亂女色孰木魯公女涂何卷
二聶小倩橫飛宋子詩濤秋雕鶚如願異傳錄廬陵
龍鍾注上萬里看丨丨歐明爲賈客
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投湖中後忽一吏來候
云靑洪君感君有禮特相請明甚怖怖曰無怖若有
所贈君勿取也但求丨丨耳明既見乃求丨丨火齊
靑洪君以婢與之既歸所求輒得家致巨萬
木難丨丨見卷四五通○廣志莫難肅府明史肅莊
珠其色黃出東國又名丨丨王模太祖
第十四子洪武十一年封漢王二十唐書地理
五年改封肅王二十六年就藩甘州崆峒志丨丨山
在岷州溢溶縣雍州錄今平中貴人前漢李廣傳上
涼府西郎丨丨山有廣成宮使爲丨丨丨從
廣注丨丨丨丨乃糟糠之妻不下堂後漢書湖陽公子
臣之責幸者也新寡光武與之共
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宏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
召宏謂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對曰貧賤之

交不可忘|||||||將鳩之見卷四葛巾藥石見卷一勞
|帝顧謂曰事不諸矣
山道酒狂前漢蓋寬饒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
士|丞相曰次公醒而狂何必以酒爲也
夫已氏見卷四珊瑚龜鑑之宋書包拯傳拯除天章閣待制諫院列士當魏鄭公三疏願
置之座右以爲||||又合巹見卷一嬌娜釣詩鈎掃愁帚
劉贊策上聖之|||
蘇軾詩應呼|||||金蘭友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
|亦號|||
唐馮贄雲仙雜記戴宏正毎得密友一人醉鄉唐王績字
則書于編簡焚香告祖考號爲||簿
無功號五斗先生作杜康逋逃藪書武城爲天下||主萃淵|注言
廟碑||記備言酒德
爲天下|||罪人之主如糟邱見卷三酒友齊臣遂能一
魚之聚淵獸之聚|也
石史記淳于髡傳髡曰日暮酒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蘭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

當此之時能飲一石**學士亦稱五斗**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又王績飲酒五斗若五斗先生傳**落帽之孟嘉**〔晉書孟嘉傳〕嘉爲桓溫叅軍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寮佐畢集俱著戎服有風至吹帽墜落而不知覺**山公倒其接羅**〔世說〕山簡鎮山陽時習氏有佳園池時至酣飲名曰高陽池時有爲歌曰山公時一醉逕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䍦舉手問葛彊何如幷州兒〇彊簡之愛將幷州人也**彭漉以葛巾**沈約宋書陶潛在家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著偵鄉家招飲酒有滓即脫頭巾漉之**井底眠乘舡之士**〔杜甫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舡眼花落井水底眠〔注〕抱朴子余從祖仙公每醉輒入淵底**履舃交錯**見前一石注**低唱淺斟**〔宋史〕學士陶穀得党太尉家姬取雪水煎茶曰党家應不識此姬曰彼粗人但能銷金帳下飲羊羔酒淺斟低唱爾

陶斷之○國憲家獻煜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詞話〕柳著卿會有詞云忽把浮名換子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時人語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用浮名

戞玉敲金 張藉書韓愈代未必不如吹竹彈絲敲金戞石也又誦友詩詩敲金戞玉千餘篇膾炙人口傳○敲一作鏗

名教所不嗔〔世說〕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有或裸休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尒也

綠醑葡萄 〔飲食票題〕酒之美者曰醑白居易詩黃醅丨丨也冬熟絳帳紅爐逐夜開○史記大宛有木丨酒

狼藉 見卷一畫皮

觴政 見自志浮白注

狺狺〔楚辭〕猛犬丨丨而迎吠今

蘇相裂于牛車〔史記〕齊大夫使人刺蘇秦齊王求賊不得秦曰車裂秦以狥于市則賊必得矣

舌底生蓮

父執 見卷四串氏

灌夫〔史記〕丨丨傳丨丨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武安侯田蚡召長史勃丨丨罵坐不敬

金不惟有奇妒心且有奇妒才家有此等胭脂虎卽有萬斛明珠愼勿置小星以飽其腹也

貌爲親愛

邵女

柴廷賓太平人妻金氏不育有奇妒柴百金買妾金暴遇之經歲而死柴忿出獨宿數月不踐閨闥一日柴初度金卑辭莊禮爲丈夫壽柴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設筵內寢招柴柴辭以醉金華妝自詣柴所曰妾竭誠終日君卽醉請一琖而别柴乃入酌酒話言妻從容曰前日悞殺婢子今甚悔之何便讐忌遂無結髮情耶後請納金釵十二妾不汝瑕疵也柴益喜燭盡見跋遂止宿焉由此敬愛如初金便呼媒媪來囑爲物色佳媵而陰使

而即以其所親愛者致之死而人不知不特妻妾之間有之也人臣擅權固寵嫉賢忌能其主英明未有不用此術者

柴何見事之晩也然

遷延勿報已則故督促之如是年餘柴不能待徧囑戚好爲之購致得林氏之養女金一見喜形於色飲食其之脂澤花鈿任其所取然林故燕産不習女紅繡履之外須人而成金曰我家素勤儉非似王侯家買作畫圖看者於是授美錦使學製若嚴師誨弟子初猶訶罵繼以鞭楚柴痛切於心不能爲之而金之憐愛林尤倍於昔往往自爲妝束勾鉛黄焉但履跟稍有摺痕則以鐵杖擊雙彎髮少亂則批兩頰林不堪其虐自經死柴悲惨心目頗致怨懟妻怒曰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過柴

富其眼識
未易悟其
奸矣蓋陽
惡易防陰
惡難防也

始悟其奸因復反目永絕琴瑟之好陰於別業修房闥思購麗人而別居之荏苒半載未得其人偶會友之葬見二八女郎光艷溢目停睇神馳女怪其狂顧秋波斜轉之詢諸人知爲邵氏邵貧士也此女少聰慧教之讀過目能了尤喜讀內經及冰鑑書父愛溺之有議昏者輒令自擇而貧富皆少所可故十七歲猶未字也柴得其端末知不可圖然心低徊之又冀其家貧或可利動謀之數媼無敢媒者遂亦灰心無所復望忽有賈媼者以貨珠過柴柴告所願賂以重金曰止求一通誠意其

此○時○已○用

外○鑑○書

此一段文字得力全在故與邵妻絮語一句蓋使入門而告以本意則千金爲聘之言如何出口只得丈之言又如何出口須看其死中求活只故作閑談先從高一

成與否所勿責也萬一可圖千金不惜媪利其有諸之發門故與邵妻絮語睹女驚贊曰好个美姑姑假到昭陽院趙家姊妹何足數得又問壻家阿誰邵妻答尚未媪言若个娘子何愁無王侯作貴客也邵妻歎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个讀書種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冤翻覆遴選十無一當不解是何意向媪曰夫人勿須煩怨恁个麗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於某家塋邊望見顏色願以千金爲聘此非餓鴟作天鵞想耶早被老身訶斥去矣邵妻微

廚說起便之自口道出復又借為笑談若有意若無意衝口而出卽便颺開然後揣其微哂之意順手代說出作難本心至見其復笑不言乃極力熏動却從自家身上對面烘襯而出抑揚

哂未荅媼曰便是秀才家難與校計若在別个失尺而
人○動○之○巳○迎○刃○而○解○矣○ 復○笑○不○言○意○巳○動○矣○
得丈宜若可為矣邵妻復笑不言媼撫掌曰果爾則為
又○以○自○家○從○對○面○再○形○容○襯○托○有○垂○動○到○二○十○分○並○
老身計亦左也日蒙夫人愛登堂便促膝賜漿酒若得
不○為○彼○打○算○一○句○已○是○打○算○到○萬○分○有○益○無○損○處○舌
千金出車馬入樓閣老身再到門則閽者呵叱及之矣
底○生○蓮○辭○令○最○妙○品○
邵妻沉吟良久起而去與夫語移時喚其女又移時三
人並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匹悉不就聞為賤
勝則就之但恐為儒林笑也媼曰倘入門得一小哥子
大夫人便如何耶言已告以別居之謀邵益喜喚女曰
試同賈媼言之此汝自主張勿後悔致懟父母女靦然

頓挫不郎不離使人入其彀中而不覺此等筆墨乃濫觴於戰國策者不爲嘉耦之妃而爲怨耦之仇藉折磨以求福壽薄命人能安命卽是造命

女之議論非日極羣書皆不能

曰父母安享厚奉則養女有濟矣況自顧命薄若得嘉

自知薄命乃能安命

耦必減壽數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見柴郎亦福相子

自知薄福乃能造福

古來享福者皆自折磨

孫必有興者媪大喜奔告柴喜出非望卽置千金備與

來

施大識議

馬娶女於別業家人無敢言者女謂柴曰君之計所謂

皆自書中得來

燕巢於幕不謀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

乎請不如早歸猶速發而禍小柴慮摧殘女曰天下無

理固如

不可化之人我苟無過怒由何起柴曰不然此非常之

此亦視化之者何如耳

悍不可情理動者女曰身爲賤婢摧折其分不然買日

爲活何可長也柴以爲是終躊躕而不敢決一日柴他

女之行爲非胸包全史者亦不能

大者不伏下數語至理名言惟能以身先之所以侃侃而談毫無忌諱

往女青衣而出命蒼頭控老牝馬一嫗攜襆從之竟詣嫡所伏地自陳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可原又見容飾謙卑氣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曰彼薄倖人播惡於衆使我橫被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有以激之汝念背妻而立家室此豈復是人矣女曰細察渠亦稍悔之但不肯下氣耳諺云大者不伏下以禮論（此是彼胸情兩音兵）妻之於夫猶子之於父庶之於嫡也夫人若肯假以辭色則積怨可以盡捐妻云彼自不來我何與焉郎命婢媼爲之除舍心雖不樂亦暫安之柴聞女歸驚怛不已

分在則然四字是中庸之要道知此則隨身所處無往不宜可以貧可以富可以賤可以貴可以常可以

竊意羊入虎穴狼籍已不堪矣疾奔而至見家中寂然心始穩貼女迎門而勸令詣嫡所柴有難色女泣下柴意少納女往見妻曰郎適歸自慚無以見夫人乞夫人往一姍笑之也妻不肯行女曰妾已言之夫之於妻猶嫡之於庶孟光舉案而人不以爲諂何哉分在則然耳妻乃從之見柴曰汝狡兎三窟何歸爲柴俛不對女肘之柴始强顏爲笑妻色稍霽將返女推柴從之又囑庖人備酌自是夫妻復和女早起青衣往朝盥已授帨執婢禮甚恭柴入其室苦辭之十餘夕始肯一納妻亦心

柔

婀

能安分者能以大

責入

伏婀脂叚第二社

得怨尤俱祇天地之道性命之功倫常之理不外乎是況乃夫婦

自愧弗如者本體之明天良之發見也積懶成忌者梏亡之深習染之難返也惟知其賢而自愧所以終

賢之然自愧弗如積懶成忌但方奉侍謹無可蹈瑕或薄施訶譴女惟順受一夜夫妻小有反唇曉妝猶含盛怒女捧鏡鏡墮破之妻益恚握髮裂眥女懼長跽哀免怒不解鞭之至數十柴不能忍盛氣奔入曳女出妻呶呶逐擊之柴奪鞭反扑面膚綻裂始退由此夫妻若讐柴禁女勿往女弗聽早起膝行伺幕外妻搥牀怒罵叱去不聽前日夜切齒將伺柴出而後洩憤於女柴知之謝絕人事杜門不通弔慶妻無如何惟日撻婢以寄其恨下人皆不可堪自夫妻絕好女亦莫敢當夕柴於是

伏脈脂虎第三法

人能自感悟惟積慚而又成忌益以見終能感之悟之者之真不易易也

孤眠妻聞之意亦稍安有大婢素狡黠觸與柴語妻疑其私暴之尤苦婢輒於無人處疾首詛罵一夕輪婢直宿女囑柴禁勿往曰婢面有殺機叵測也柴如其言招之來詐問何作奸婢驚懼無所措辭柴益疑檢其衣得（其罪有由已來）利刃焉婢無言惟伏地乞死柴欲撻之女止之曰恐夫（故謀固宜開其生路）人聽聞此婢必無生理彼罪固不赦然不如鬻之既全其生我亦得直焉柴然之會有買妾者急貨之妻以其不謀故罪柴益遷怒女詬罵益毒柴忿顧女曰皆汝自取前此殺却烏有今日言已而走妻怪其言徧詰左右

聞言大驚之後即多疑多慮之人亦必以爲嫌御盡釋矣恨其言之不早而以私縱逆奴罪之偏能强辭奪理道所謂非常之悍不可以情理動者知火盆而

並無知者問女女亦不言心益悶怒捉裾浪罵柴乃返

此一轉奇而又奇

以實告妻大驚向女温語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柴以爲嫌御盡釋不復作防適遠出妻乃召女而數之曰殺主者罪不赦汝縱之何心女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妻燒赤鐵烙女面欲毀其容婢媪皆爲之不平每號痛一聲則家人盡哭願代受死妻乃不烙以針刺脇二十餘下始揮去之柴歸見面創大怒欲往尋之女捉襟曰妾明知火盆而故蹈之當嫁君時豈以君家爲天堂耶亦自

薄命是造化之怒安命是洩造化之怒不忍是觸

顧命薄聊以洩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濡時若再

故蹈之以渙造物之怒固是見得到處然使不能安心忍受則火愈撥而愈熾不且終身蹈之乎忍待塡滿毋復再掘盡其在我成敗利鈍皆非所逆覩也士君子處不得意時當自順命薄

觸焉是坎已塡而復掘之也遂以藥慘患處數日尋愈（○造○化○之○怒○）忽攬鏡若喜曰君今日宜爲妾賀彼恪斷我晦紋矣（自○責○衣○錦○嫡○時○昇○爲○鄉○賀○矣○）朝夕事嫡一如往日金前見衆哭自知身同獨夫畧有愧（到底○不蘇功行○猶○濕○矣○）悔之萌時時呼女其事辭色平善月餘忽病逆害飲食（○此爲山掘○井○九○）柴恨其不死畧不顧問數日腹脹如鼓日夜浸困女侍伺不遑眠食金益德之（○仍○時○也○要○爲○哭○緊○）女以醫理自陳金自覺曩昔過慘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爲人持家嚴整婢僕悉就約束自病後皆散誕無操作者柴躬自紀理劬勞甚苦而家中鹽米不食自盡由是慨然興中饋之思聘醫藥之金

來此一方
韋佩

日受其覆載而不知豈惟身同獨夫抑日行如蛇虺乃至今而亦有感泣時耶臾以

對人輒自言爲氣蠱以故醫脈之無不指爲氣鬱者凡易數醫率罔効亦瀕危矣又將烹藥女進曰此等藥百裹無益祇增劇耳金不信女暗撮別劑易之藥下食頃

此臾出至誠故感人也婢矣

三遺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呼之曰女華陀今何如也女及羣婢皆笑金問故始實告之泣曰妾日受子

此二字感之者不自知受之者亦不知惟悔而泣者知之

之覆載而不知也今而後請雖家政聽子而行無何病痊柴整設爲賀女捧壺侍側金自起奪壺曳與連肩愛異常情更闌女託故離席金遣二婢曳還之强與連榻

況心莽面前後兩入天下無

不可化之人至此益信

自此事必商食必偕姊妹無其和也無何女產一男產

連肩留以連榻事必商食必偕愛固異和亦異也至調視而若奉其母非浹肌淪髓鏤肺銘心而能若是乎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必賢如邵女而後可為此言也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易

後多病金親調視若奉其母後金患心痛痛起則面目皆青但欲覓死女急市銀針數枚比至則氣息瀕盡按穴刺之晝然痛止十餘日復發復刺過六七日又發雖應手奏效不至大苦然心常惴惴恐其復萌夜夢至一處似廟宇殿中鬼神皆動神問汝金氏耶汝罪過多端壽數合盡念汝改悔故僅降災以示微譴前殺兩姬此其宿報至邵氏何罪而慘毒至此鞭撻之刑已有柴生代報可以相準所欠一烙二十三針今三次止償零數便望病除根耶明日又當作矣醒而大懼猶冀為妖夢

鬼神原筆人改過自新

一毫不錯一絲不差一點不誤

魚觀於邵女益信一焫二十三鍼一絲不饒鑒乎此則當事饒人臨時縮手亦是自身上討便宜處求鍼必其自言合人痛快然非實能醒悟必不肯以實告亦無從得夢以

之證食後果病其痛倍切女至刺之隨手而瘥疑曰技止此矣病本何以不拔請再灼之此非爛燒不可但恐夫人不能忍受金憶夢中語以故無難色然呻吟忍受之際默思欠此十九鍼不知作何變症不如一朝受盡庶免後苦炷盡求女再鍼女笑曰鍼豈可以泛常施耶金曰不必論穴但煩十九刺女大笑不可金請益堅起跪榻上女終不忍實以夢告女乃約略經絡刺之如數自此平復果不復病彌自懺悔臨下亦無戾色子名曰俊秀慧絕倫女每曰此子翰苑相也八歲有神童之目

吉也

十五歲以進士授翰林是時夫婦年四十如夫人三十有二三耳與馬歸甯鄉里榮之邵翁自鬻女後家暴富而士林羞與爲伍至是始有通往來者

異史氏曰女子狡如天性然也而爲妾媵者又復炫美弄機以增其怒嗚呼禍所由來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豈梃刃所能加乎乃至於再拯其死而始有悔悟萌嗚呼豈人也哉如數以償而不增之息亦造物之恕矣顧以仁術作惡報不亦傎乎每見愚夫婦抱痾終日即招無知之巫任其刺肌灼膚而不

敢呻心嘗怪之至此始悟

閩人有納妾者夕入妻房不敢便去偽解屨作登榻

意欲去而不敢便去一不欲去

狀妻曰去休勿作態夫尙徘徊妻正色曰我非似他

而不能不斜去情態逼眞

家妒忌者何必爾爾夫乃去妻獨臥輾轉不得寐遂起往伏門外潛聽之但聞妾聲隱約不甚了了惟郎罷二字略可辨識郎罷閩人呼父也妻聽踰刻痰而踣首觸扉作聲夫驚起啓戶尸倒入呼妾火之則其

此心至死不變故目略開郎呻吟而

妻也急扶灌之目畧開郎呻曰誰家郎罷被汝呼妒

出

情可哂

巢幕左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謂孫林父曰夫子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横被口語前漢楊惲傳遂遣故横被口語戀初度見卷二蓮香結髮見卷一陸判金釵十二談苑白居易贈牛僧孺詩鍾乳三千兩｜｜｜｜行注十二行六鬟耳齊眉比立爲釵十二不汝瑕疵左傳僖七年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也燭盡見䟦禮曲禮燭不見䟦䟦沂䟦本也謂把處也物色見卷一嬌娜女紅見卷一嬰寧授美錦使學製左傳襄三十一年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批頰見卷三曾友于反目見卷四恒娘内經帝王世紀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脈傍通問難八十爲難經教制九鍼著内外經術十八卷灰心見卷一畫壁昭陽院飛燕外傳飛燕特幸後宮居｜｜｜又進女合德帝大悅謂爲溫柔鄉貴客楊訓詩開筵引｜｜謂壻也撫掌蘇軾詩有知當解笑｜｜冠纓絕閽者見卷

六宮夢弼 **蒼頭** 見卷五叙譜 **狼藉** 見卷一畫皮 **姍笑** 見卷四瑞雲 **孟光舉**

案 〔後漢梁鴻傳〕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勢家欲女之鴻並不娶同里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能舉石自擇对不嫁父母問之曰願得如梁伯鸞者而後嫁鴻聞而聘之字德耀名光適吳居皐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常人也○又鳳洲云案俗直爲凡案耳品少衛語林少類案乃古盌字故舉與齊眉 **狡兎三窟** 〔戰國策〕馮煖謂孟嘗君曰||有||僅得免子死耳 **反脣** 見卷三曾友于 **裂眥** 見卷三紅玉 **莫敢當夕** 見卷六青梅 **直宿** 〔史記項羽紀〕直夜潰圍注直讀値當也 **叵測** 見卷六庚娘 **天堂** 見卷四龍飛相公 **華陀** 〔後漢書〕||字元化著青囊經 **懺悔** 見卷一瞳人語 **不亦傎乎** 〔穀梁傳〕文公之行事爲已傎矣○〔集韻〕傎音顚倒也 **郎罷** 〔青箱雜記〕閩人呼子曰囝呼父曰|| **顧**

況誌囝別｜｜心摧血下又見餕愼｜｜〔正韻膙羁韻罷〔注〕｜｜言郎罷而始爲父也

侯門似海欲見無由難之者必曰除非是神仙來乃仙亦須門包而後得人斯無可奈何矣

鞏仙

鞏道人無名字亦不知何里人嘗求見魯王閽人不爲通有中貴人出揖求之中貴見其鄙陋逐去之已而復來中貴怒且逐且扑至無人處道人笑出黃金百兩煩逐者覆中貴爲言我亦不要見王但聞後苑花木樓臺極人間佳景若能導我一游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賂逐者其人喜反命中貴亦喜引道人自後宰門入諸景俱歷又從登樓上中貴方凭窗道人一推但覺身墮樓外

以戲劇爲進身之階自獻女樂以至欲死

有細葛綳腰懸於空際下視則高深暈目葛隱隱作斷聲懼極大號無何數監至駭極見其去地絕遠登樓其視則端繫樓上欲解援之則葛細不堪用力遍索道人已杳矣束手無計奏知魯王王詫大奇之命樓下藉茅鋪絮將因而斷之甫畢葛綳自絕去地乃不咫耳相與失笑王命訪道士所在聞館於尙秀才往問之則出游未復既遇於途遂引見王王賜宴坐便請作劇道士曰臣草野之夫無他庸能既承優寵敢獻女樂爲大王壽遂探袖中出美人置地上向王稽首已道士命扮瑤池

而死皆戲耳只有袖生一事是眞在達者亦祇作一戲觀

宴本祝王萬年女子弔場數語道士又出一人自白王母少間董雙成許飛瓊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末有織女來謁獻天衣一襲金彩絢爛光映一室王意其偽索觀之道士急言不可王不聽卒觀之果無縫之衣非人工所能製也道士不樂曰臣竭誠以奉大王暫而假諸天孫今爲濁氣所染何以還故主乎王又意歌者必皆仙姬思欲留其一二細視之則皆宮中樂伎耳轉疑此曲非所夙諳問之果茫然不自知道士以衣置火燒之然後納諸袖中再搜之則已無矣王於是深重道士留居

天空地濶
獨往獨來
宮殿籓籠
那堪拘束

仙人固非
無情亦非
不能忘情
惟能忘情
所以能爲
不能忘情
之事故對
俗人言止
曰或仙人
然耳卿果
不能忘情
而亦仙則

府內道士曰野人之性視宮殿如籓籠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每至夜中必還其所時而堅留亦遂止宿輒於筵間顛倒四時花木爲戲王問曰聞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對曰或仙人然耳臣非仙人故心如枯木矣一夜宿府中王遣少妓往視之入其室數呼不應燭之則暝坐榻上搖之眸一閃卽復合再搖之鼾聲作矣推之則應手而倒酣臥如雷彈其額硬逹指作鐵釜聲逡以白王王使刺以針針弗入推之重不可搖加十餘人舉擲牀下若千斤石嗑地者旦而窺之仍眠地上醒而笑曰

作心如枯木句註

鮮又是証撰

何處非仙

偏是天下極難之事必世外人成全之故謂仙人能忘情而無

一搦悉睡墜牀不覺耶後女子輩每於坐臥時按之以爲戲初按猶軟再按則鐵石矣道士舍尚秀才家恒終夜不歸尚鎖其戶及旦啟扉道士已臥室中初尚與曲妓惠哥善矢志嫁娶惠雅善歌絃索傾一時魯王聞其名召入供奉遂絕情好每繫念之苦無由通一夕問道士見惠哥否答言諸姬皆見但不知其誰何尚述其貌道其年道士乃憶之尚求轉寄一語道士笑曰我世外人不能爲君塞鴻尚哀之不已道士展其袖曰必欲一見請入此尚窺之中大如屋伏身入則光明洞徹寬如

無情之事

廳堂几案牀榻無物不有居其內殊無悶苦道士入府與王對奕望惠哥至陽以袍袖拂塵惠哥已納袖中而他人不之睹也尚方獨坐凝想忽有美人自簷間墮視之惠哥也兩相驚喜綢繆臻至尚曰今日奇緣不可不誌請與卿聯之書壁上曰侯門似海久無踪惠續云誰識蕭郎今又逢尚曰袖裏乾坤眞箇大惠曰離人思婦盡包容書甫畢忽有五人入角冠淡紅衣認之都與無素黙然不言捉惠哥去尚驚駭不知所由道士既歸呼之出問其情事隱諱不以盡言道士微笑解衣反袂示

袖裏乾坤
任其往復
自由幾疑
世外人事

之尙審視隱隱有字跡細裁如蟣蓋郎所題句也後十數日又求一人前後凡三人惠哥謂尙曰腹中震動妾甚憂之常以緊帛束腰際府中耳目較多倘一朝臨蓐何處可容兒啼煩與葦仙謀見妾三叉腰時便一拯救尙諾之歸見道士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所言予已了了但請勿憂君宗祧賴此一綫何敢不竭綿薄但自此不必復入我所以報君者原不在情私也後數月道士自外入笑曰携得公子至矣可速把襁褓來尙妻最賢年近三十數胎而存一子適生女盈月而殤聞尙言驚

爲離人思婦作合耳三索得男宗祧一綫前此所以賄中貴而求見王者不可謂非此故也携得公子至矣所藏舊衲留矣此時而欲死斯其所以仙也歟

欲死二字奇絕惟仙不死惟仙能死惟仙可死惟仙欲死其言日此有定數亦復何

喜自出道士探袖出嬰兒酣然若寐臍梗尚未斷也尚妻接抱始呱呱而泣道士解衣曰産血濺衣道門最忌今爲君故二十年故物一旦棄之尚爲易衣道士囑曰舊物勿棄却燒錢許可療難産墮死胎尚從其言居之又久忽告尚曰所藏舊衲當留少許自用我死後亦勿忘也尚謂其言不祥道士不言而去入見王曰臣欲死王驚問之曰此有定數亦復何言王不信强留之手談一局急起王又止之請就外舍從之道士趨臥視之已死王具棺木禮葬之尚臨哭盡哀始悟曩言先告之也

言若爲其眞當死而言者其實未始非眞語也爲秀才延宗祧至此功成身去非救而何

遺衲用催産應如響求者踵接於門始猶以汚袖與之旣而弱領襟罔不效及聞所屬疑妻必有産厄斷血布加掌珍藏之會魯王有愛妃臨盆三日不下醫窮於術或有以尙告者立召入一劑而産王大喜贈白金綵緞良厚尙悉辭不受王問所欲曰臣不敢言再請頓首曰如推天惠但賜舊妓惠哥足矣王召之來問其年曰妾十八入府今十四年矣王以其齒加長命徧呼羣妓任尙自擇尙一無所好王笑曰癡哉書生十年前訂昏嫁耶尙以實對乃盛備輿馬仍以所辭綵緞爲惠哥作妝

袖裏乾坤從袖中黄金百兩來以此命名不忘其本

送之出惠所生子名之秀生秀者袖也是時年十一矣日念仙人之恩清明則上其墓有久客川中者逢道人於途出書一卷曰此府中物來時倉猝未暇璧返煩寄去客歸聞道人已死不敢達王尚代奏之王展視果道士所借疑之發其冢空棺耳後尚子少殤賴秀生承繼益服鞏之先知云

異史氏曰袖裏乾坤古人之寓言耳豈眞有之耶抑何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無催科之苦人事之煩則袖中蟣蝨何殊桃源雞犬哉設容人

常住老於是鄉可耳

闇人見卷三魯公女 中貫人見前八大王 王母〔杜光庭仙傳拾遺〕木父亦云東王父
又云東王公蓋青陽元氣也西王母亦云金母又云
九靈太妙先以東華至眞之氣化生木公又以西華
至妙之氣化生金母男子得道者名隸木公女子得
道者名隸金母漢時有小兒歌曰揖金母拜木公王
母所居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機十三左
帶瑤池右環翠水○穆天子傳周穆王好神仙觴西
丨丨于瑤池之上 董雙成許飛瓊〔漢武內傳〕七月七日王母降于帝宮令王子登弾入
瑯之璈丨丨丨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丨
丨丨鼓湊靈之簧○丨丨丨丨丨皆王母侍女也
無縫之衣〔靈怪錄〕郭翰暑月見織女下降其丨丨問之曰天衣本非針線爲也 衣孫〔史記〕
天官書織女者丨帝丨也 齁聲見卷二聶小倩 塞鴻見卷三香玉古押衙注 誰識蕭

郎今又逢全唐詩話崔郊有婢甚端麗善音律既貧鬻於連帥子頔家郊思慕不已婢因寒食來崔家值郊立柳陰馬上連泣崔贈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公覩詩令召崔生命婢同歸 袖裏乾坤見西遊記 臨摹見卷三竹青 綃薄見卷一青鳳 禍種見卷一種梨 手談見卷五連瑣 臨盆見卷二俠女 璧返見卷四青蛙神○朱竹坨云今世所稱返璧蓋左傳所謂受飧而返璧也若以周敬王事擬之則佳以秦始皇事擬之則不雅子朝與敬王戰投璧于河後二日津人得之于岸將賣之石也已敬王事定獻之復爲王奏使者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以聞使御府視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璧也 桃源見卷三王者 老於是鄉可耳見卷三樂仲温柔鄉注

雖是因緣湊合實亦意想所致故曰心不可妄動

梅女

封雲亭太行人偶至郡晝臥寓室時年少喪偶岑寂之下頗有所思凝視間見牆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畫念必意想所致而久之不動亦不滅異之起視轉真再近之儼然少女容蹙舌伸索環秀頸驚顧未已冉冉欲下知爲縊鬼然以白晝壯膽不大畏怯語曰娘子如奇寃小生可以極力影居然下曰萍水之人何敢遽以重務浼君子但泉下槁骸舌不得縮索不得除求斷屋梁而焚之恩同山岳矣諾之遂滅呼主人前問狀主人言此十

以所執盜而誣姦敗壞國法滅絕天理三百盜錢買却女命賣却汝一家矣

重在後一層

每見有東射自愛可信無疵而恥獨爲小

年前梅氏故宅夜有小偷入室爲梅所執送詣典史典史受盜錢三百誣其女與通將拘審驗女聞自經後梅

三百錢㡳盜誣姦一之一任迴非尋常故以錢買官

夫妻相繼卒宅歸於余客往往見怪異而無術可以靖

皆必不可使受事以其先損了而必計其身也至計

之封以鬼言告主人計毀舍易楹費不貲故𮕩之封乃

子母以爲官行同市俗心如是濟其事尚可問耶

協力助作旣就而復居之梅女夜至展謝已喜色充溢姿態嫣然封愛悅之欲與懽讌然而慚曰陰慘之氣非但不爲君利若此之爲則生前之垢西江不濯矣會合有時今日尚未問何時但笑不言封問飮乎荅言不飮封曰坐對佳人悶眼相看亦復何味女曰妾生平戲技

人者未免愴茲多口識者方其究之乃以一事不謹萬善俱隳身敗名裂爲天下笑前此之垢西江不濯矣曾子曰三省身其勵士也曰死而後已其以此夫

惟諳打馬但兩人寥落夜深又苦無局今長夜莫遣聊與君爲交綫之戲封從之促膝戟指翻變良久封迷亂不知所從女輒口道而頤指之愈出愈約不窮於術封笑曰此閨房之絶技也女曰此妾自悟但有雙綫即可成文人自不之察耳更闌頗忘強使就寢曰我陰人不寐請君自休妾解按摩之術願盡技能以侑清夢封從其請女疊掌爲之輕按自頂及踵皆遍手所經骨若醉旣而握指細擂如以圓絮相觸狀體暢舒不可言擂至腰口目皆慵至股則沉沉睡去矣及醒日已向午覺骨

比喻奇而有理

節輕和殊於往日心益愛慕遶屋而呼之並無響應日夕女始至封曰卿居何所使我呼欲徧曰鬼無常所要在地下問地下有隙可容身乎曰鬼不見地猶魚不見水也封握腕曰使卿而活當破産購致之女笑云無須破産戲至半夜封苦逼之女曰君勿纏我有浙娼愛卿者新寓北鄰頗極風致明夕招與俱來聊以目代若何封允之次夕與一少婦同至年近三十已來眉目流轉隱含蕩意三人狎坐打馬爲戲局終女起曰嘉會方殷我且去封欲挽之飄然已逝兩人登榻于飛甚樂詰其

先伏一筆文氣如藕斷絲連

嫡室私僕使之當而出醜也至天殂者亦變為鑱樹

了典史鳥

世則含糊不以盡道但曰郎如愛妾當以指彈北壁微

鬼娼雖勞而不肯盡道其但可知其人青樓亦有不得已者

呼曰壺盧子即至三呼不應可知不暇勿更招也天曉

入北壁隙中而去次日女來封問愛卿女云被高公子

招去侑酒以故不得來因而翦燭共語女每欲有所言

吻已啟而輒止固請終不肯言欷歔而已封強與為戲

四漏始去自此二女頻來笑聲常徹宵旦因而城社悉

已出一醮尚不知敗

聞典史某亦浙之世族嫡室以私僕被黜繼娶顧氏深

相愛好期月夭殂心甚悼之聞封有靈鬼欲以問冥世

緣遂跨馬造封封初不肯承某力求不已封設筵與坐

角帶黍兩次綠頭巾矣然被黜者已矣愛好而甚悼慟者猶未之見也借靈鬼而使之白求使之目覩與史大怒投以巨椀讀者大快浮以大白爲鬼不貞以哀痛之情言之實堪髮指豈

諸爲之招鬼妓曰旣矙知壁而呼三聲未已愛卿驟至舉頭見客色變欲走封以身橫阻之某審視大怒投以巨椀溘然而滅封大驚不解其故方將致詰俄暗室中一老嫗出大罵曰貪鄙賊壞我家錢樹子三十貫索要（爲官不廉其妻）償也以杖擊某巾顱某抱首而哀曰此顧氏我妻也少（不貞乃不貞者在鬼而不廉者且居然以一官肆其）年而殞方切哀痛不圖爲鬼不貞於姥乎何與嫗怒曰（貪鄙可惡也哉）（有一）汝本江浙一無賴賊買得條烏角帶鼻骨倒豎矣汝居（三百錢便而翁則人盡翁也）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錢便而翁也神怒人怨死期已（償貪債者必入青樓且爲愛娘且爲父母之所代哀）迫汝父母代哀冥司願以愛媳入青樓代汝償貪債不

知爲其父毋代寃冥司而然乎

嵩盡天下貪鄙賊有三百錢便而翁且有不必三百而亦翁者卽以愛媳入青樓又惡足償彼貪債哉歷十六寒暑同葅之以待寃報然不知又

知也耶言已又擊某寃轉哀鳴方驚詫無從救解旋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梅女自房中出張目吐舌顏色變異近以長簪刺其耳封驚極以身障客女憤不已封勸曰某卽有罪倘死於寓所則咎在小生請少存投鼠之忌女乃曳嫗曰暫假餘息爲我顧封郎也某張皇鼠竄而去至署患頭痛中夜遂斃（文亦痛快之至）次夜女出笑曰痛快惡氣出矣問何讐怨女曰曩已言之受賄誣奸銜恨已久每欲浼君一爲昭雪自愧無纖毫之德故將言而輒止適聞紛拏竊一何聽不意其讐人也封訝曰此卽誣卿者耶曰彼典史於此十

有八年妾寃歿十六寒暑矣問嫗為誰曰老娼也又問
愛卿曰卧病耳因䵝然曰妾昔謂會合有期今真不遠
矣君嘗願破家相贖猶記否對曰今日猶此心也女曰
實告君妾歿日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徒以大怨未伸
故遷延於是請以新帛作鬼囊俾妾得附君以往就展
氏求婚計必允諧封慮勢分懸殊恐將不遂女曰但去
勿憂封從其言女囑曰途中慎勿相喚待合巹之夕以
囊挂新人首急呼曰勿忘勿忘封之纔啟囊女跳身已
入攜至延安訪之果有展孝廉生一女貌極端好但病

癡又常以舌出脣外類犬喘日年十六歲無問名者父母憂念成痗封到門投刺具通族閥既退倩媒致辭展喜贅封於家女癡絕不知為禮使兩婢扶曳歸室羣婢既去女解襟露乳對封憨笑封啟囊而呼之女停眸審顧似有疑思封笑曰卿不識小生耶舉之囊而示之女乃寤急掩襟喜共燕笑詰旦封入謁岳展慰之曰癡女無知既承青眷君倘有意家中慧婢不乏僕不靳相贈封力辯其不癡展疑之無何女至舉止皆佳因大驚異女但嫣然微笑展細詰之女進退而慚於言封為略述

於言者使非倩人自代不惟生前之垢西江難濯而寤後之羞亦北堂難見矣知其不可與處及其未決裂也而去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闒茸若惡足以語此

述梗概展大喜愛悅逾於平時使子大成與嫡同學供給豐備年餘大成漸厭薄之因而郎舅不相能厮僕亦刻疵其短展或於浸潤禮稍懈女覺之謂封曰岳家不可久居凡久居者盡闒茸也及今未大決裂宜速歸封然之告展展欲留女女不可父兄盡怒不給輿馬女自出奩貲貰馬歸後展招令歸甯女固辭不往後封舉孝廉始通慶好

異史氏曰官卑愈貪其常情然乎三百誣姦夜氣之牿亡盡矣奪嘉耦入青樓卒用暴死吁可畏哉

康熙甲子貝邱典史最貪詐民咸怨之忽其妻被狡首誘與偕亡或代懸招狀云某官因自巳不慎走失夫人一名身無餘物止有紅綾七尺包裹元寶一枚翹邊細衲並無闕壞亦風流之小報也

烏角帶實費資本得來焉得不貪但未見有如三百誣姦毫無天良之至於此者嘉耦人青樓卒用暴死當頭棒喝挽回得多少貞婦成全了多少善終

打馬【宋李清照集】打馬爰與樗蒲遂廢賞小道之上流乃深閨之雅戲 按摩【唐書百官志】太醫署其屬有四一曰醫師二曰鍼師三曰按摩師四曰咒禁師 錢樹子【明皇雜錄】肖女許子[illegible]

宮臨卒謂母曰錢樹于倒矣　昭雪（五代王璋傳璋前經推勘已崇昭雪）萍水見卷四阿纖

嫣然見卷二嬰寧　戟指見卷四瑞雲　徧見卷一妖術　烏角帶（典史帶用｜｜）

青樓見卷二蓮香　投鼠之忌（漢書鄙諺曰欲｜｜而忌器近器尚彈況貴大臣之近于帝王乎）

鼠竄見卷三紅玉　赧然見卷一瞳人語　合巹見卷一嬌娜　問名見卷三陳雲棲

刺見卷一葉生　贅見卷二蓮香　僾概見卷三大男　不相能見卷三曾友于

闞茸（司馬遷報任安書今已虧形爲埽除之吏在｜｜之中注｜｜猥賤也○呂沈字林｜｜不肖也）

決裂（戰國策范睢曰穰侯使者操主之重｜｜諸侯）（又史記蔡澤傳商君｜｜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

貝邱（濟南志）唐曰臨濟古營邱地有臨淄縣乃劉宋｜｜

郭秀才

東粤士人郭某暮自友人歸入山迷路竄榛莽中約更許聞山頭笑語急趨之見十餘人藉地飲望見郭鬨然曰座中正欠一客大佳大佳郭既坐見諸客半儒巾便請指迷一人笑曰君眞酸腐舍此明月不賞何求道路即飛一觥來郭飲之芳香射鼻一引遂盡又一人持壺傾注郭故善飲又復奔馳吻燥一舉十觴衆大贊曰豪哉眞吾友也郭放達喜謔能學禽言無不酷肖離座起溲竊作燕子鳴衆疑曰夜半何得此也耶又效杜鵑衆益疑郭坐但笑不言方紛議問郭回首爲鸚鵡鳴曰郭

迷路問路而適爲路所迷何異之間驀然驚醒大道即在眼前耳修身處世皆當作如是觀、才得出路又欲再入迷途耶不

秀才醉矣送他歸也衆驚聽寂不復聞少頃又作之既而悟其爲郭始大笑皆撮口從學無一能者一人曰可惜青娘子未至又一人曰中秋還集於此郭先生不可不來郭敬諾一人起曰客有絶技我等亦獻踏肩之戲若何於是譁然並起前一人挺身矗立即有一人飛登肩上亦矗立累至四人高不可登繼至者攀肩踏臂如緣梯狀十餘人頃刻都盡望之可接霄漢方驚顧間挺然倒地化爲修道一綫郭駭立良久遵道得歸翼日腹大痛溺綠色似銅青著物能染亦無溺氣三日乃已往

有良朋我知其爲黃鶴矣

驗故處則肴骨狼籍四圍叢莽並無道路至中秋郭欲赴約朋友諫止之

杜鵑本草丨丨出蜀中狀如雀鷂色慘黑日赤有小冠春暮則鳴鳴則北向 銅青本草生熟丨皆有丨即是銅之精華大者即空綠以次空青

阿英

甘玉字璧人廬陵人父母早喪遺弟珏字雙璧始五歲從兄鞠養玉性友愛撫弟如子後珏漸長丰姿秀出又慧能文玉益愛之每曰吾弟表表不可以無良匹然簡拔過刻姻卒不就適讀書匡山僧寺夜初就枕聞窗外

此處卻說阿英不來方有中間兩次在途問答言此文字挪展法也

有女子聲窺之見三四女郎席地坐數婢陳肴酒皆殊色也一女曰秦娘子秦娘子阿英何不來下座者曰昨自函谷來被惡人傷其右臂不能同游方用恨恨一女曰前宵一夢大惡今猶汗悸下座者搖手曰莫道莫道今夕姊妹懽會言之嚇人不快女笑曰婢子膽怯爾爾便有虎狼銜去耶若要勿言須歌一曲爲娘行侑酒女低吟曰閒堦桃花取次開昨日踏青小約未應乖囑付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着得鳳頭鞋子即當來吟罷一座無不歎賞談笑間忽一偉丈夫岸然自外入鶻睛熒

烏散二字是暗點法

妾非毛遂乃曹邱生

熒其貌猶醜衆譁曰妖至矣倉猝閧然殆如烏散惟歐者𡝗娜不前被執哀啼強與支撐丈夫吼怒齕手斷指就便嚼食女即踏地若死王憐不可復忍乃急抽劍拔關出揮之中股股落負痛逃去扶女入室面如塵土血淋襟袖驗其指則右拇斷矣裂帛代裹之女始呻曰拯命之德將何以報王自初窺時已隱爲弟謀因告以意女曰狼疾之人不能操箕帚矣當別爲賢仲圖之詰其姓氏荅言秦氏王乃展衾俾暫休養自乃襆被他所曉而覘之則牀上已空意其自歸而訪察近村殊少此姓

廣託戚朋並無確耗歸與弟言悔恨若失珏一日偶游
塗野遇一二八女郎姿致娟娟顧之微笑似將有言因
以秋波四顧而後問曰君甘家二郎耶曰然曰君家尊
曾與妾有昏媾之約何今日欲背前盟另訂秦家珏曰
小生幼孤夙好都不曾聞請言族閥歸當問兄女曰無
須細道但得一言妾當自至珏以未稟兄命爲辭女笑
曰騃郎君遂如此怕哥子耶既如此妾陸氏山東山望
村三日內當候玉音乃別而去珏歸述諸兄嫂兄曰大
謬語父歿時我二十餘歲倘有是說那得不聞又以其

對珏而陳使其歸述禮之變而得其正者此而不諧不得已而

自俏璧人言之責以背盟問其所處又禮之変而得其權者能言而以禮自處今人之有爲心若殊羞此鸚鵡

獨行曠野遂與男兒交語愈益鄙之因問其貌珏紅徹面頸不出一言嫂笑曰想是佳人玉曰童子何辨妍媸縱美必不及秦待秦氏不諧圖之未晚珏默而退踰數日玉在途見一女子零涕前行垂鞭按轡而微睨之人世殆無其匹使僕詰焉答曰我舊許甘家二郎因家貧遠徙遂絕耗問近方歸復聞郎家二三其德背其前盟往問伯伯甘璧人焉置妾也玉驚喜曰甘璧人即我是也先人曩約實所不知去家不遠請即歸謀乃下騎授轡步御以歸女自言小字阿英家無昆季惟外姊秦氏

妙莊又嬌婉善言亦是暗映法

同居始悟麗者所言即其人也玉欲告諸其家女固止之竊喜弟得佳婦然恐其佻達招議久之女殊矜莊又嬌婉善言母事嫂嫂亦雅愛慕之值中秋夫妻方狎宴嫂苦招之珏意悵惘女遣招者先行約以繼至而端坐笑言良久殊無去意珏恐嫂待故促之女但笑卒不復去質旦晨妝甫竟嫂自來撫問夜來相對何爾怏怏女微哂之珏覺有異質對參差嫂大駭苟非妖物何得有分身術玉亦懼隔簾而告之曰家世積德曾無怨讐如其妖也請速行幸勿殺吾弟女靦然曰妾本非人祇以

見疑而請訣本非人而實非非人是為非人非非人

阿翁夙盟故來家姊以此勸駕自分不能育男女嘗欲辭去所以戀戀為兄嫂待我不薄耳今既見疑請從此訣轉眼化為鸚鵡翩然逝矣初甘翁在時蓄一鸚鵡甚慧嘗自投餌珏時四五歲問飼鳥何為父戲曰將以為汝婦間慮鸚鵡乏食則呼珏云不將餌去餓死媳婦矣家人亦皆以此相戲後斷鎖亡去始悟舊約即此也然珏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嫂懸情尤切旦夕啜泣珏悔之而無如何後二年為弟聘姜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為粵司李玉往省之久不歸適土寇為亂近村里落

撮土禦寇已分亂離之憂且於兵燹中勻鉛黃塗脂澤丹成換骨花種宜男妖乎仙乎目之以神抑何神

半爲邱墟珏大懼挈家遁雜山谷士男女頗雜都不知其誰何忽聞女子小語絕類英嫂促珏近驗之果英珏喜極捉臂不釋女乃謂同行者曰姊且去我望嫂嫂來旣至嫂望見悲哽女慰勸再三又謂此非樂土因勸令歸衆懼寇至女固言不妨乃相將俱歸女撮土攔戶嘱安居勿出坐數語反身欲去嫂急握其腕又令兩婢捉左右足女不得已止焉然不甚歸私室珏訂之三四始爲之一往嫂每謂新婦不能當叔意女遂早起爲姜理妝梳竟細勻鉛黃人視之艷增數倍如此三日居然麗

乎天下不可轉移之人必其爲非人之人而質美易爲力之人又巳爲人中之人釋其回增其美詩書禮樂淡髓淪肌至生色根心粹面盎背可以爲人中之完人可以爲

人嫂奇之因言我又無子欲購一妾姑未遑暇不知婢輩可塗澤否女曰無人不可轉移但質美者易爲力耳遂徧相諸婢惟一黑醜者有宜男相乃喚與洗濯巳而以濃粉雜藥末塗之如是三日面色漸黄四七後脂澤沁入肌理居然可觀日惟閉門作笑並不計及兵火一夜譟聲四起舉家不知所謀我門外人馬鳴動紛紛俱去既明始知村中焚掠殆盡盜縱羣隊窮搜凡伏匿巖穴者悉被殺擄遂益德女目之以神女忽謂嫂曰妾此來徒以嫂義難忘聊分離亂之憂阿伯行至妾在此如

人中之賢人可以爲人中之聖人

諺所云非李非奈可笑人也我姑去當乘閒一相望耳

英嬌婉善言

嫂問行人無恙乎曰途中有大難此無與他人事秦家姊受恩奢意必報之固當無妨嫂挽之過宿未明已去玉自東粤歸聞亂兼程進遂遇寇主僕棄馬各以金束腰閒潛身叢棘中一秦吉了飛集棘上展翼覆之視其足缺一指心異之俄而羣盜四合繞莽尋之殆遍二人氣不敢息盜既散鳥始翔去既歸各道所見始知秦吉了即所救鸚者也後値玉他出不歸英必暮至計玉將歸則蚤去珏或會於嫂所閒邀之則諾而不赴一夕玉

天下事之強成者必爲造物所忌其大者功名富貴其小者一衣一食一飲一啄取予之間皆有定分少留有餘則地步寬展矣快一時之私便已老到盡頭路去

他往珏意英必至潛伏候之未幾英果來暴起要遮而歸於室女曰妾與君情緣已盡強合之恐爲造物所忌（此見道語豈之曰衣娘尤高一等）少留有餘時作一面之會何如珏不聽卒與狎天明詣嫂嫂怪之女笑云中途爲強寇所劫勞嫂懸望矣數語（隨口語便成讖）趨出居無何有巨貓銜鸚鵡經寢門過嫂駭絕固疑是英時方沐輟洗急號羣起譟擊始得之左翼沾血奄存餘息抱置膝頭撫摩良久始漸醒自以喙理其翼少選飛遶室中呼曰嫂嫂別矣吾怨珏也振翼遂去不復來

袁韓愈祭柳子厚文子之自著｜｜愈偉又奇芬

袁與林泗洲書林見素王陽明皆一代之｜｜皆

鳳頭見卷一嬌娜蓮鈎注 勸駕見卷三香玉 司李見卷一嬌娜 宜男風土記丨丨草也妊婦佩之必生男 無恙見卷二珠兒 秦吉了爾雅翼秦中有吉了鳥毛羽黑有兩耳如人爾而紅○桂海虞衡志丨丨丨如鸜鵒紺黑色丹咮黃距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比鸜鵒尤慧鸜鵒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古城去邕欽州但隔交阯疑即丨丨也

牛成章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娶鄭氏生子女各一牛三十三歲病死子名忠時方十二女八九歲而已母不能貞貨產入囊改醮而去遺兩孤難以存濟有牛從嫂年已六

○如此不貞之

婦改○醮之罪小○貨產棄○孤之罪大○摘目出項○故見別

妻貧寡無歸遂與居處數年媼死家益替而忠漸長思繼父業而苦無貲姊適毛姓毛富賈也女哀壻假數十金付兒兒從人適金陵途中遇寇資斧盡喪飄蕩不能歸偶趨典肆見主肆者絕類其父出而潛察之姓字皆符駭異不諭其故惟日流連其傍以窺意旨而其人亦略不顧問如此三日覘其言笑舉止眞父無訛卽又不敢拜識乃自陳於羣小求以同鄉之故進身爲傭立券已主人視其里居姓名似有所動問所從來忠泣訴父名主人悵然若失久之問而母無恙乎忠又不敢謂父

死婉應曰我父六年前經商不返母醮而去幸有伯母撫育不然幾溝瀆久矣主人慘然曰我即是汝父也於是握手悲哀又導入參其後母後母姬年三十餘無出得忠喜設宴寢門牛終欷歔不樂即欲一歸故里妻慮肆中乏人故止之牛乃率子經理肆務居之三月乃以諸籍委子趨裝西歸既别忠實以父死告母姬乃大驚言彼負販於此曩所與交好者留作當商婿我已六年矣何言死耶忠又細述之相與疑念不喻其由踰一晝夜而牛已返攜一婦入頭如蓬葆忠視之則其所生母

也牛摘耳頓罵何棄吾兒婦懾伏不敢少動牛以口齕其項婦呼忠曰兒救吾兒救吾忠大不忍橫身蔽隔其間牛猶忿怒婦已不見衆大驚相譁以鬼旋視牛顏色慘變委衣於地化爲黑氣亦尋滅矣母子駭歎舉衣冠而瘞之忠席父業富有萬金後歸家問之則嫁母於是日死一家皆見牛成章云

子已十二又有產可以撫之乃不貞他適又復貨產人囊橐兩孤於膜外其死宜矣獨怪牛已病殂何又負販金陵而再成家室六七年間終恝然置家不問

也待子言而後知豈主典肆者果非鬼乎藉曰非也又何以一晝夜而往還千里攜婦而入摘耳齕項婦鬼滅而牛亦委衣爲黑氣也然以千里之遙數年之久卒能正其棄兒之罪轉恨天下之鬼不如牛

醮見卷一陸判　六袠白居易詩已開第丨丨飽食仍安眠(注)十年爲一丨按亦作秩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券見卷四珊瑚　無恙見卷二珠兒　趣裝見卷一嬌娜　蓬葆見卷四恆娘

青娥

霍桓字匡九晉人也父官縣尉早卒遺生最幼聰慧絕

有餘者自撫幼子只老僕司閽司炊禁子不令出戶庭目未經睹婦女也一日橋遊里巷見艷粧者以問父詭語之曰鬼也及歸問兒今日之見何好對曰只好鬼所謂飲食男女人所大欲

人十一歲以神童入泮而母過於愛惜禁不令出庭戶年十三歲尚不能辨伯叔甥舅焉同里有武評事者好道入山不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異常倫幼時竊讀父書慕何仙姑之為人父既隱立志不嫁母無奈之一日生於門外瞥見之童子雖無知祇覺愛之極而不能言直告母使委禽焉母知其不可故難之生鬱鬱不自得母恐拂兒意遂許往來者致意武果不諧生行思坐籌無以為計會有一道士在門手握小鑱長裁尺許生借閱一過問將何用荅云劚藥之具物雖微堅石可入生

（不嫁從引出道士來）

（女慕道立志）

存焉與童子無知二語暗合道士何來其月老耶其洞仙耶乃授之鑱而致之穴牆耶非此不能得女非此不能愈母病非此不能致長生此天之所以報純孝不可以常格律也

未深信道士即以斫牆上石應手落如腐生大異之把玩不釋於手道士笑曰公子愛之即以奉贈生大喜酬之以錢不受而去持歸歷試磚石畧無隔閡頓念穴牆則美人可見而並不知其非法也更定踰垣而去直至武第凡穴兩重垣始達中庭見小廂中尙有燈火伏窺之則青娥卸晚妝矣少頃燭滅寂無聲穿牖入女已熟眠輕解雙履悄然登榻又恐女郎驚覺必遭訶逐遂潛伏繡衾之側畧聞香息心願竊慰而半夜經營疲殆頗甚少一合眸不覺睡去女醒聞鼻氣休休開目見穴隙

穴牆穿牖而不知非法不知畏懼至以賊呵之乃始出溺而道實情目以駭兒可也目以神童亦可也女固立志不嫁者也俛首沈思意似不可二句藏多少議論多少權衡文有手寫本

亮入大駭急起暗搖婢醒振關輕出敲窗喚家人婦共爇火操杖以往見一總角書生酣眠繡榻細審視爲霍

既近美人則心志已遂不知非法何畏懼之有推靦然不作一語乃童子羞惡之本心耳

生推之始覺遽起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懼但靦然不作一語衆指爲賊恐呵之始出溺曰我非賊實以愛娘子故願一近芳澤耳衆又疑穴數重垣非童子所能者生出鑱以言其異共試之駭絕詫爲神授將共告

已中造士劫制之計衆人計議已在造士意中

諸夫人女俛首沉思意似不以爲可衆窺知女意因曰此子聲名門地殊不辱玷不如縱之使去俾復求媒焉詰旦假盜以告夫人如何也女不荅衆乃促生行生索

位而四面俱到者此段寫生耶寫女耶郎若小意念乖絕一語而贊之於女不言亦不怒之後此等靈妙處吾急欲索解人

斥媒一節事出意外文亦頓挫生姿

鑱共笑曰駭兒童猶不忘凶器耶生覰枕邊有鳳釵一股陰納袖中已爲婢子所窺急白之女不言亦不怒一媪拍頸曰莫道他駭若小意念乖絕也乃曳之仍自竇中出既歸不敢實告母但囑母復媒致之母不忍顯拒惟遍託媒氏急爲別覓良姻青娥知之中情皇急陰使腹心風示媪媪悅託媒往會小婢漏泄前事武夫人辱之不勝恚憤媒至益觸其怒以杖畫地罵生並及其母媒懼竄歸具述其狀生母亦怒曰不肖兒所爲我都懵懵何遂以無禮相加當交股時何不將蕩兒淫婦一併

文筆玲瓏巧不可言

道士劫制法其妙如此

又用返道法俱在道士計中

評為神授而留之且任易釵以去知緣之有定而郎以此為媒妁也使人風示矢志不他亦郎勿忘媒妁之意也年來佩之不去身亦可知矣入門擲地其辭若有憾焉

殺卻由是見其親屬輒便披訴女聞媿欲死武夫人大悔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女陰使人婉致生母且矢之（道士劫制法其妙如此）以不他其辭悲切毋感之乃不復言而論親之謀亦遂輟矣會秦中歐公宰是邑見生文深器之時召入內署極意優寵一日問生婚乎荅言未細詰之對曰夙與故武評事小女有盟約後以微嫌遂致中寢問猶願之否生靦然不言公笑曰我當為子成之即委縣尉教諭納（急出女視之如寇）幣於武夫人喜婚乃定踰歲娶女歸入門乃以鑱擲地曰此寇盜物可將去生笑曰勿忘媒妁珍佩之恒不去（盜生視之如媒妁道士視之則先寇盜後媒妁既媒）

其實乃深喜之女曰此冠盜物生曰勿忘媒妁道士曰匪冠昏媾

妁又冠盜以冠盜爲媒妁以媒妁爲冠盜經也冠盜

也媒妁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身女爲人溫良寡默一日三朝其母餘惟閉門寂坐不甚留心家務母或以弔慶他往則事事經紀罔不井井二年餘女生一子孟仙一切委之乳保似亦不甚顧惜又四五年忽謂生曰懽愛之緣於茲八載今離長會短可將奈何生驚問之卽已默默盛妝拜母返身入室追而詰之則仰眠榻上而氣絕矣母子痛悼購材而葬之母已衰邁每每抱子思母如摧肺肝由是遘疾遂憊不起逆害飲食但思魚羹而近地無魚百里外始可購致時廝騎皆被差遣生性純孝急不可待懷貲獨往晝夜

叟即道士也知母得病之由導之使再用其鏹耳示以佳人辭以母病生時時有母在心道士亦時時有生在心矣青娥行

無停趾返至山中日已沉冥兩足跛踦步不能咫後一叟至問曰足得毋泡乎生唯唯（叟又來多事殆亦一不忘）叟便曳坐路隅敲石取火以紙裹藥末（凶器矣）熏生兩足訖試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矯健感極申謝叟問何事汲汲荅以母病因歷道所由叟問何不另娶荅云未得佳者叟遙指山村曰此處有一佳人（此佳人承君作伐久矣）倘能從我去僕當為君作伐生辭以母病待魚姑不遑暇叟乃拱手約以異日入村但問老王乃別而去生歸烹魚獻母畧進數日尋瘳乃命僕馬往尋叟至舊處迷村所在周章踟躕時夕暾漸墜山谷甚雜又不可以

蹤雖詭其焉能逃尋叟迷村冥墮絕壁處處驚心駭汗却步步有老王在先指引不然荒臺一綫何以小樹如欄而足傍洞口何來深處熒光何來廊舍何來麗人何來宜青娥見之而驚

極望乃與僕分上山頭以瞻里落而山路崎嶇不可復騎跋履而上昧色籠煙矣蹀躞四望更無村落方將下山而歸途已迷心中燥火如燒荒竄間寘墮絕壁幸數（此中有老王在）尺下有一綫荒臺墜臥其上闊僅容身下視黑不見底懼極不敢少動又幸崖邊皆生小樹約體如欄定移時見足傍有小洞口心竊喜以背著石螬行而入意稍穩冀天明可以呼救少頃深處有光如星點漸近之約二三里許忽睹廊舍並無釭燭而光明若晝一麗人自房（老王指引來）中出視之青娥也見生驚曰郎何能來生不暇陳把手

曰郎何能來也生不暇陳一句固是相見時貞情景然亦是弥縫之筆何也女問生何能來生不能說我自能來又不能說老王引我來也‥筆撇開極爲巧便女曰郎來仙緣有分

嗚惻女勸止之問母及兒生悉述苦況女亦慘然生曰卿死年餘此得毋冥間耶女曰非也此乃仙府曩實非死所瘞一竹杖耳郎今來仙緣有分也因導令朝父則一修髯丈夫坐堂上生趨拜女白翟郎來翁驚起握手畧道平素曰壻來大好分當留此生辭以母望不能久留翁曰我亦知之但遲三數日郎亦何傷乃餌以肴酒即令婢設榻於西堂施錦裀焉生旣退曳女同寢女卻之曰此何處可容狎褻生捉臂不捨窗外婢子笑聲嗤然女益慚方爭拒間翁入叱曰俗骨污吾洞府宜卽去

翁曰壻來分當留此生辭以母望不肯久留可知不能爲孝子仁人如何成仙作佛

出恒佩之鑱斸開峭壁嫌妒之功比前次愈奇愈大

不如此待丈人又焉能得卿爲

生素負氣愧不可忍作色曰兒女之情人所不免長者何當窺伺我無難即去但令女須便將隨翁無辭招女隨之啟後戶送之賺生離門父子闔扉去回頭則峭壁巉巖無少隙縫隻影煢煢罔所歸適視天上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悵悵良久悲已而恨面壁叫號迄無應者憤極腰中出鑱斸石攻進且攻且罵瞬息洞入三四尺許隱隱聞人語曰孽障哉生奮力斸益急洞底豁開二扉推娥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復合女怨曰旣愛我爲婦豈有待丈人如此者是何處老道士授汝凶器將人纏混

代翁語亦不負氣却是

堂堂之鼓正正之旗

此鑱前是張封今是至源

婦祇知道士授凶器却不道是何處老王作汝鄉道將人驅混欲死

欲死生得女意願已慰不復置辯但憂路險難歸女折兩枝各跨其一即化爲馬行且駛俄頃至家時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與僕相失也覓之不得歸而告母母遣人窮搜山谷並無踪緒正憂惶無所聞子歸懽喜承迎舉首見婦幾駭絕生略述之母益忻慰女以形跡詭異慮駭物聽求母播遷母從之異郡有別業刻期徙往人莫之知偕居十八年生一女適同邑李氏後母壽終女謂生曰吾家茅田中有雉鷕八卵其地可葬汝父子扶櫬歸窆見已成立宜即留守廬墓無庸復來生從其言

葬後自返月餘孟仙往省之而父母俱沓問之老奴則云赴葬未還心知其異浩歎而已孟仙文名甚譟而困於塲屋四旬不售後以拔貢入北闈遇同號生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愛之覶其卷註順天廩生霍仲仙瞪目大駭因自道姓名仲仙亦異之便問鄉貫孟悉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時父囑文塲中如逢山右霍姓者吾族也宜與款接今果然矣顧何以名字相同如此孟仙因詰高曾並嚴慈姓諱已而驚曰是我父母也仲仙疑年齒之不類孟仙曰我父母皆仙人何可以貌信其年歲

乎因迹往跡仲仙始信塲後不暇休息命駕同歸纔到門家人迎告是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兩人大驚仲仙入而詢諸婦婦言昨夕尚共杯酌母謂汝夫婦少不更事明日大哥來吾無慮矣早旦入室則閴無人矣兄弟聞之頓足悲哀仲仙猶欲追覓孟仙以爲無益乃止是科仲領鄉薦以晉中祖墓所在從兄而歸猶冀父母尚居人間隨在探訪而終無蹤蹟矣

異史氏曰鑽穴眠榻其意則癡鑿壁駡翁其行則狂仙人之撮合之者惟欲以長生報其孝耳然既混迹人間

獨生子女則居而終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屢棄其子抑獨何哉異已

此篇寫孝子之報由貞緣而得仙緣分外出奇生色

瞪目宋史盛度傳度體肥艱于拜起賓客有拜之者則瞪目而視之評事唐書百官志大理寺有丨丨八人掌出使推按何仙姑續仙傳丨丨丨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飢顛能識休咎老而尸解〇按趙道一仙鑑緣云純陽所度者乃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姓何者開元中羽化去台在純陽前秀禽見卷二阿寶總角見卷四白秋練周章楚辭龍駕兮帝服翱翔遊兮丨丨村落見卷二鳳陽士人丈人見卷六狐妾鄉貫唐書選舉志自令一委有司以丨丨三代名諱造中書門下按丨丨籍也

望見王三字有奇緣有眞賞勿混看過去

鴉頭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游於楚過六河休於旅舍閒步門外里戚趙東樓大賈也常數年不歸見王執手甚懽便邀臨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怪卻步趙曳之又隔窗呼妮子去王乃入趙具酒饌話溫涼王問此何處所荅云此是小勾欄余久客暫假牀寢話間妮子頻來出入王跼促不安離席告别趙强捉令坐俄見一

一望便知又能識以終身之生城隽鴉頭

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頻顧眉目含情儀度嫻婉

眼快

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麗者何人趙

前此所見之人不少矣獨於王而頻顧合情祗一望而已信其敦篤可託也

既日念不敢存而又絕不言去活畫出一誠篤人來

知女性拘而故戲之

曰此媪次女小字鴉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啗媪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穉哀免今尚待聘耳王聞言俯首默然癡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倘垂意當作冰斧王𢠵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澁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爲助王拜謝趨出罄貲而至得五數强趙致媪媪果少之鴉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作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卻財神去媪以女性拗但得允從即甚

不受纏頭甘心鞭楚自信可以相天下士乃能席珍待聘而不可請

一戲再戲又必其不允而故許之以金固有說之為而為者

責青樓質之又以振母餌以卻財神恐之與貪人言即以其口貪與得不墮其術中

不過欲以成彼之愚供己之笑耳豈知竟成良緣而且矢死不二乎驗者之戲誠篤人也恒癡之而不知其已實為癡者之奴也

困辱風塵幸得所託權其至重而遁以相從此絕大

懽喜遂諾之使婢邀王郎趙難中悔加金付媼王與女懽愛甚至既謂王曰妾煙花下流不堪匹敵既蒙繾綣

看定以字既得可托之人已脫風塵之外惟有一逃

義即至重若傾囊博此一宵懽明日何如王泫然悲哽

而已終身事大背母小節所不敢拘況背貪淫之母

女曰勿悲妾委風塵實非所願顧未有敦篤可託如君

乎

者請以宵遁王喜遽起女亦起聽譙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草草偕出叩主人扉王故從雙衛託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縱轡極馳目不容啟耳後但聞風鳴平明至漢江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女

則所言所行非人所能及也說之才遑何懼乎

曰言之得無懼乎妾非人狐耳母貪淫日遭虐遇心所

志氣絕大器識每於古之哲士謀臣見之

積穢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恙王畧無疑貳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皆誠篤之言）女曰何為此慮今市貨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可自給可鬻驢子作貲本王如言即門前設小肆王與僕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飲膳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媼王自是不著犢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自至耳夜已央自慶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妮子

罵曰婢子不羞明羞之也女曰從一者何罪言止自明實即以羞之也所謂理直則氣壯也然邪正不能並立禍不遠矣

燕都入海

排闥入女笑逆之妮子罵曰婢子不羞隨人逃匿老母（其言也非义之义）令我縛去即出索子繫女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妮（見理甚明借詞甚正）子益忿捽女斷襟家中婢媪皆集妮子懼奔出女曰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乃急辦裝將更播遷媪忽掩入怒容可掬曰我固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其言也非禮之禮）迎跪哀啼媪不言揪髮提去王徘徊愴惻眠食都廢急詣六河冀得賄贖至則門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悼喪而返於是債散客旅囊貲東歸後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

況其淪落育嬰堂乎何邂逅若斯之奇也可知是王誠篤之報亦是女堅貞之報

主反復凝注之王問看兒何故僕笑以對王亦笑細覘兒風度磊落自念之嗣因其肖已愛而嘖之詰其名自稱王孩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胸前有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即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已姓名者心竊喜甚愛惜之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爲王生子孩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不務生産樂鬭好殺王亦不能箝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悉不之信會里中有患狐者請孩往覘之至則指狐隱處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血交落自是遂安由是

忍辱受因矢死不二忠臣節婦彪炳史册生還者遂其志死難者成其仁其節固不以生死而渝其事亦不以生死而異也今而知三字聲淚俱下每欲以此喚醒普

人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黯驚問所來趙慘然請間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媪得鴉頭横施楚掠旣北徙又欲奪其志女矢死不二因囚置之生一子棄諸曲巷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體也王出涕曰天之孽見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

本非眞說之己錄淚語乎　眞有不可對人者

至此歎曰今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認眞也夫何言先是媪北徙趙以負販從之貨重難當者悉以賤售途中脚直供億繁費不貲因大虧損妮子索取尤奢數年萬金蕩然媪見床頭金盡旦夕加白眼妮子漸寄貴家宿

天下遊蕩子不使至有今之一日𡗝彼沈淪孽海不至於今之一日而總不知也悲夫

蕩金賈禍非隔窗一呼夢中人那得便醒

恒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耐然無奈之適媪他出鴉頭自窗中呼趙曰勾欄中原無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依戀不去將掇奇禍趙懼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女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以情爲逝之即出鴉頭書書云郎孩兒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緬悉前世之孽夫何可言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飢火煎心易一晨昏如歷年歲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單衾迭互煖抱時當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母姊雖忍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泣不自禁以金帛贈

窗中一呼乃挽奇禍亦是十金之投

以書爲文之過脈首句承上末数句起下中間只是帯敘粉頭化爲狐座客皆狐黨矣湖客不致如趙蕩金是大造化當題曰狐鴇之墓

趙而去時孜年十八矣王爲遡前後因示母書孜怒眥欲裂即日赴都詢吳媪居則車馬方盈孜直入妮子方與湖客飲望見孜持刃變色孜驟進殺之賓客大駭以爲寇及視女尸已化爲狐（狐妓合化原形）孜持刃逕入見媪督婢作羹孜奔近室門媪忽不見孜四顧急抽矢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墮（狐鴇合劍心死）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拔石破扃母子各失聲母問媪曰已誅之母怨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葬郊野孜僞諾之剝其皮而藏之檢媪箱篋盡卷金貲奉母（東接金貲居多）而歸夫婦重諧悲喜交至既問吳媪孜言在吾囊中驚

生有拗筋
且能見鬼
狐天以之
救其母也
鳥盡兎死
當去之矣

問之出兩革以獻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爲此號慟自撾轉側欲死王極力撫慰叱兒瘞亂孜忿曰今得安樂所頓忘撻楚耶母益怒啼不止孜葬革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家益盛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媼母子皆狐也孜承奉甚孝然悞觸之則惡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拗筋不刺去之終當殺人傾產夜伺孜睡潛縶其手足孜醒曰我無罪母曰將醫汝其勿苦孜大叫轉側不可開女以巨針刺踝骨側深三四分許用刀掘斷崩然有聲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臥天明奔

候父母涕沽曰見吾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父母大喜從此馴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妓盡狐也不謂有狐而妓者至狐而鴇則獸而禽矣滅理傷倫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於狐也得之乎唐君謂魏徵更饒嫵媚吾於鴇頭亦云

芙蓉〔西京雜記〕卓文君眉際望若遠山臉際常若芙蓉 嫵媚〔唐書魏徵傳〕太宗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見其丨丨按丨丨謂順從也 大河楚辭宜渡丨丨 臨存見卷二陳雲樓 幻欄見卷三陳雲樓 纏頭〔樂錄〕舊俗賞樂人有錦綵置之頭上謂之丨丨凡晏賞加惠借以爲詞有錦丨

丨曲〔太眞外傳〕王元寶富而無學嘗會客明日人問
必多佳話元寶曰但費錦丨丨耳謂歌舞者利物也
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年少**冰斧**胡氏見卷三**囊澁**〔晉書〕阮
孚持一皁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錢看丨
恐其羞丨〔杜甫詩〕丨空恐羞丨留得一錢看**錢樹子**
見前**譙鼓**丨謂門上爲高樓以望遠者**衛**見卷二**苦**
倆女見史記陳涉世家丨謂更丨**衛**嬰寧
海〔楞嚴經〕引諸沉**無恙**見卷一**家徒四壁**見卷二阿
寘作子丨丨珠見寳貴相如之
貧見卷六**排闥**見卷二**儂散**見卷二**曲巷**〔說文〕
注**犢鼻**田七郎巧娘種梨巷邑
中道也直曰**落拓**見卷一**青樓**見卷二**牀頭金盡**見
街丨日丨嬌娜蓮香前
翩翩白眼見卷四**背欲裂**見卷三**扃**見卷一**鴇**按俗呼
阿纖紅玉嬌娜妓之母
日丨未詳所本或云丨爲百鳥之妻或云丨字爲七
十鳥終未得紛解○〔余懷板橋記〕曲中女郎多親生

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與其留連其傖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蓋親母則取貲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鴇兒愛鈔者爲假母言之也

余德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爲一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遇諸其門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卽又蘊藉可愛異之歸語妻妻遣婢託遺問以窺其室室有麗姝美艷逾於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翼日卽來荅拜展其刺呼始知余姓德名語次細審官閥言殊隱

擊鼓催花
已成腐合
石缸貯水
豈是奇珍
乃鼓歇而
淵然有聲
果蒂飛而
蝶落紅碎

約囚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寇竊遁逃者何須過知來歷尹謝之命酒款宴言笑甚懽向暮有兩崑崙捉馬挑燈迎導以去明日折簡報主人尹至其家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金狻猊爇異香一碧玉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瓶浸粉花一樹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許垂枝覆几外葉疏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溼蝶斂翼蒂即如鬚筵間不過八簋而豐美異常旣命童子擊鼓催花爲令鼓聲旣動則瓶中花顫顫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旣而鼓歇淵然一聲

而捫之究在復品結而魚遊遂使花隨觥飛神傳觴鼓魂凝水蓄器重龍宮柄腐順化爲神奇鑿空不同於杜撰

帶鬚頓落卽爲一蝶飛落尹身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滿蝶亦颺去頃之鼓又作兩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斃矣亦引一觥三鼓旣終花亂墮翩翩而下惹袖沾襟鼓僮笑來指數尹得九籌余四籌尹已薄醉不能盡籌強引三爵離席亡去由是益奇之然其爲人寡交與每闔門居不與國人通弔慶尹逢人輒宣播聞其異者爭交懽余門外冠蓋常相望余頗不耐忽辭主人去去後尹入其家空庭灑掃無纖塵燭淚揩擲青堦下窗間零帛斷線指印宛然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

以爲有而若無以爲無而實有無虛無實是色是空使長此不瀉不水則魂至今存可也乃忽結爲晶以身相見無怪其終解矣心經有云不生不滅於此可悟

許尹攜歸貯水養朱魚經年水清如初時後爲傭保移石悞碎之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奐于八其中則水隨手瀉出其手則復合冬月亦不冰一夜忽結爲晶魚遊如故尹畏人知常置密室非子壻不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者紛錯於門臘夜忽解爲水陰溼滿地魚亦渺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可得永壽尹予一片懽謝而去

崑崙漢書武帝寵一崑崙奴常以劍擊羣臣　擊鼓催花羯鼓錄明皇愛羯鼓時春雨初晴景物明媚乃命羯鼓臨軒縱擊自製一曲名春光好回頭柳杏皆發上笑謂侍臣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　刺見卷一葉生　折簡見卷二嬰寧　金猊香譜香爐以塗｜爲｜｜之狀空其中以爇香使香自口出亦有雕木塗上爲之者　作法自斃史記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鞅欲反發吏捕之鞅亡至關中客舍客舍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嘆曰｜｜｜｜乃至此哉　冠蓋相望見卷四金和尚又蘇軾詩門前｜｜已｜｜　燭淚陳師道後山叢談萊公資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廁間｜｜成堆陳叔達詩思君如夜燭煎淚幾十行

聊齋志異新評卷七終







